

陶  
德  
博  
士

世界少年女學叢刊

童話

XV

陶立德博士

# 士博德立陶

著 丁 夫 羅  
譯 楷 學 蔣



店 書 明 開

1931

本叢刊分列九類

事	故
說	傳
話	詩
話	童
說	小
言	寓
歌	詩
本	劇
略	著 名

## 付印題記

作者要將心中所感到念頭用文字來如實地表現在紙上，使讀者看了能存心中浮起一個和作者同樣的念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在作者要把他的念頭藉文字來訴諸兒童讀者的時候，這事尤其困難。因為兒童只喜歡看故事，不耐煩讀那種細膩的描寫。所以作者要在童話中噙噓地寫出他的所見，他的作品一定不為兒童所喜歡，王爾德和愛羅先列的童話之所以只能給成年人讀而不能給低年生閱讀，便是這個緣故。

要補救這一個缺點，只有把文字寫得樸素些，另外再用圖畫來表示出作者所要說的話，這是一篇童話如果由一個不相手的人來畫插圖，即使這位畫家有很好的技巧，畫得非帶美觀，但這仍不能有補於文字，因為他只能使文字具體化，而不能補充作者的未盡之意。所以作者自己能夠繪圖，實在可以使一部童話生色不少。本書之所以能夠受兒

童的歡迎（原作於三年中共印十三版）大約就是爲此：

本書中的插圖都是作者羅夫丁（Hersch Lotfins）自己畫的，其中如「陶立德的家」（面三）「猴子造橋」（面六一）「旁波太子讀童話」（面九二）等幾幅若是與文字同看，真有無限的趣味。我們看牠文字，只要看上一回二回就夠了，但是看書中的圖畫，卻永遠有餘味，如同爵橄欖一樣。

本書就藝術的見地來看，也不失爲一部好的作品：

「……除出花園池中的金魚外，他還有養在伙食房裏的兔子，鋼琴中的小白鼠，麻袋裏的小松鼠，和地窖中的刺蝟……」

我們如再果讀下去，就可知道作者並不因爲有了這樣一個動物故事，才創造出像博士那樣的人物，竟是因爲有了這樣一個博士才造成這樣一個動物故事的。

博士是一個慈祥的規矩的人，誰都知道要把一個慈祥規矩的人物寫得很有趣，比

寫一個兇暴無禮的人物爲難。然而陶立德卻是很有趣的。陶立德的性情雖怪僻（其實倒是天真），但他的頭腦卻很聰明，他肯幫助一切的人，他知道我們所應做的事。我想本書的讀者，無論他年紀怎樣小，假使有什麼煩惱，他一定要去找陶立德來商量。陶立德彷彿從書中伸出一隻手來抓住了讀者的心。

再說，使動物人格化，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伊索使動物像人一樣的說話做事，但他並不使動物說他們自己的話，和做他們自己的事；自來惟加樂爾的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和吉卜林的叢莽集能夠戰勝這個困難，現在本書作者可說是能夠把捉這個訣竅的第三人。書中每一個動物，始終都做着適合於他們生活法則的事，一點也沒有過分。

本書的書名，本應譯爲陶立德醫生，譯者把牠譯爲博士，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但我覺得若改爲博士似乎更足以表示書中的趣味，所以現在就叫陶立德博士了，好在他的的確確是一個醫學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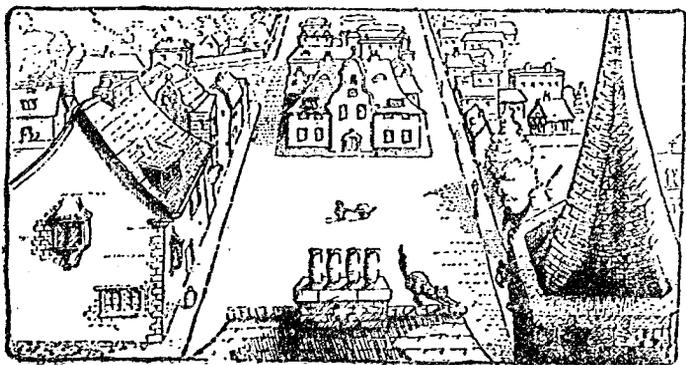
一九三〇，九，三〇。願均正於開明稿譯室。



# 目次

第一章	沿村.....	二
第三章	動物感言語.....	六
第三章	窮下去的博士.....	三〇
第四章	非洲傳來的消息.....	三六
第五章	偉夫的旅行.....	四六
第六章	坡騰納西和曼蒂.....	四九
第七章	猴橋.....	五三
第八章	繩子.....	五九
第九章	猴子會議.....	六三

第一〇章	最少見的動物	六
第一章	黑太子	六七
第二章	藥品和幻術	七五
第三章	紅帆和青翼	一〇七
第四章	鼠的警告	一二三
第五章	蠻飛龍	一二〇
第六章	貓頭鷹的聽覺	一二九
第七章	海上包打聽	一三五
第八章	嗅味	一四三
第九章	岩石	一五五
第二〇章	漁夫底市鎮	一六四
第二一章	回家	一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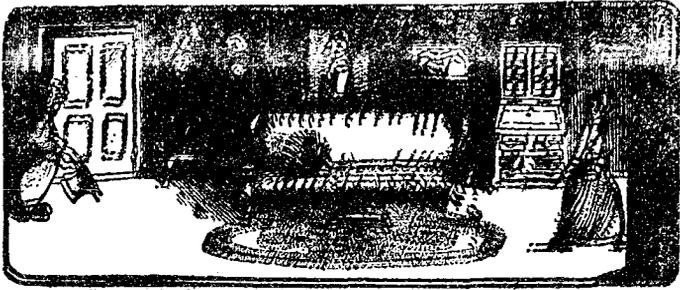
## 第一章 沼村

在好多年以前——那時我們底祖父們還是些小孩子——有個醫生叫做陶立德——約翰陶立德醫學博士。這醫學博士四個字的意思，便是說他是正式的醫生而且是全知的。他住在一個叫做沼村的小鎮裏，老老少少的人一看見他就認識他。每當他戴着一頂高帽子在街上走過，個個人就要這樣喊道：「博士來

了！——他是「一個聰明人」！孩子們和狗跟在後面跑，這那佳在禮拜堂鐘樓上的烏鴉見了，也會點頭大叫起來。

他住在市梢，房子很小，但是花園倒很大，有塊很闊的草地，以及許多石櫺和倒垂的楊柳。他底妹妹莎拉和立德給他管家，但那座花園卻是博士自己管的。

他很喜歡動物，養着許多種他所愛的小東西。除出花園池中的金魚外，他還有養在伙食間裏的兔子，鋼琴中的小自鼠，麻袋裏的小松鼠，和地窖中的刺蝟。他還有一隻母牛和小牛，一隻驢，馬——已經三十五歲了——許多小雞，許多鴿子，三隻綿羊，還有好許多別種的動物。但是他最喜歡的愛物卻是鴨子，蓬蓬，小狗，傑濟，幼豬，獐，鸚



鷓坡露納西和貓頭鷹主。

他處妹妹常常怨那些動物把房子弄髒了。有二次一個老婦到博士那裏來看風溼症，她誤坐在一隻刺蝟身上，這隻刺蝟正躺在沙發上面，從此她便不再到博士處來就醫了。她寧可每星期六趁車到十英里外的另一個市鎮牛村去請教別個醫生。

於是他處妹妹莎拉陶立德跑來對他說道，「約翰，你將這些動物養在家裏，怎樣能望病人來你這裏就醫呢？難道一個好醫生處會

客室裏都是充滿着刺蝟和小鼠的嗎？倘若逐去了這些動物，至少也要增加四分之一的禮貌呢。陳正先生和牧師說，無論生怎樣的重病，都不到你這裏來。現在我們天天窮下去了。假如你再這個樣子，沒有一個病人會請教你這醫生的。」

「但我喜歡動物比病人還利害，」博士說。

「你這個人真是古怪，」他底妹妹說後，就走出房門去了。

過了幾天，博士底動物越弄越多，而來看病的人卻越弄越少，後來上他門來的祇有那個送貓糧的人了，他並不討厭動物。但沒有錢，而且一年只生一次病——常在聖誕節出六辨士向博士買一瓶藥。六辨士一年的生活費是無論如何過不過去的——即使在那

時候東西還賣得賤。假如博士錢箱裏從前沒有儲蓄，沒有一個人能料得到他將發生怎樣的情形。

他還是增加他底愛物，當然這要化去很多的食物餵牠們。所以他所積的錢也就慢慢地少起來了。

於是他賣去了鋼琴，讓小鼠住在寫字檯的抽屜裏。但所得的錢不久又用完。他再賣去星期日穿的棕色的衣服，一直窮，窮，窮下去。

現在，他戴着高帽子走在街中的時候，人們都說：「約翰陶立德醫學博士來了！他在從前曾經紅過一時——看他現在，沒有了錢，襪子都是破洞呢！」

但是狗，貓，和孩子們仍舊像有錢時一樣地跟着他跑。

## 第二章 動物底言語

有一天，博士坐在廚房裏和送貓糧的人說話，他是因爲胃痛來就醫的。

「你爲什麼不捨棄了人的醫生而做獸醫呢？」送貓糧的人問。  
鸚鵡坡麗納西剛坐在窗口看下雨，一面還唱着水手歌。她停止下來，聽送貓糧的人說話。

「你看，博士，」他接着說，「你對於動物幾乎什麼都知道——比獸醫要知道得多。你所寫的關於貓的這本書確是可驚！我自己可惜不能讀也不能寫——否則我早著成幾部書。但是我底妻子西剛

道西是個讀書人，她把你底書讀給我聽。不差，這是可驚的——個個人會說是可驚的。你一定自己也是隻貓，纔能知道牠們所想的。聽我講，醫畜獸你將很賺錢。你知道嗎？你看，我將送老婦們底貓和狗到你這裏來。倘使牠們不快快生病，我會攜些東西在食物裏，使牠們生病的。

「啊，不！」博士很快的說，「你不能這樣做，這是不行的。」

「啊，我並不是使牠們真生病。」送麵糧的人說，「我所說的是使牠們弄得像生病的樣子。照你說，這樣對於動物似乎是不十分好的。但牠們爲了別的緣故也要生病的，因爲老婆子們常常給牠們喫得太多了。並且你想，倘使有個獸醫，這裏農夫底驢馬和病羊都將到這

裏來就醫。你就做獸醫罷。」

當送貓糧的人去後，鸚鵡從窗口飛到博士底桌子上說：

「那個人說的不差。你要這樣做——做獸醫。不要管這班呆人——他們不懂得你是世上最好的醫生。還是換醫動物罷——他們將立刻知道你，你做個獸醫罷。」

「啊，世上獸醫正多呢！」約翰陶立德說後把花瓶放在窗檻外張雨。

「不差，獸醫正多着，」坡麗納西說，「但是沒有一個是好的。博士，我來告訴你幾件事。你知道動物也能說話嗎？」

「我知道鸚鵡是能說話的，」博士答。

「啊，我們鸚鵡能夠說兩種言語——人語和鳥語。」坡麗納西驕傲地說，「倘使我說，波萊要一塊餅乾，你能懂得的。但你聽：咖咖啊啾啡啡——你能懂得嗎？」

「天哪！」博士大叫道。「這是什麼解釋？」

「這就是說，粥熱了嗎？——這是鳥語。」

「我底天！你不要這樣說！」博士說。「你以前從來不曾對我這樣說過哩。」

「我說了有什麼用處？」坡麗納西用翼翅拂拂餅乾屑說，「我說出來你不懂啊。」

「那末再告訴我些。」博士十分奮興地說，而且跑到衣裳抽屜

旁拿出一本賬簿和一支鉛筆。「不要說得太快——我要寫下來。這是很有趣——十分有趣——的新事情。先給我鳥語底字母——要慢慢地。」

這樣，博士能懂得了動物們底言語，就可和牠們談話。整個下雨的半天坡麗納西坐在食桌旁告訴他鳥語，他一句句記在簿子上。

喫茶時小狗傑潑跑進來，鸚鵡對博士說，「看，他在和你談話呢。」

「牠在搖尾看我呢，」博士說。

「但是動物並不是常用嘴來說話的，」鸚鵡揚揚眉高聲地說，「牠們有時用耳朵說話，有時用腳，有時用尾巴——什麼東西都用。有時牠們不作一聲。你現在看見牠牽牽一邊鼻子在作甚麼？」

「什麼意思？」博士問。

「意思是說，你不看見雨已在停止嗎？」坡麗納西答。「牠在問你一個問句。狗常常用鼻子來發問的。」

一會兒，博士靠了鸚鵡的幫助，學得一翻好獸語，甚至他自己也能自由和牠們說話；於是他不做人的醫生了。

送貓糧的人向每人宣傳陶立德將做獸醫的消息後，不久老婆子們就帶着她們心愛的小狗，爲了喫餅太多的緣故來就醫，農夫從幾里路外也將病牛和病羊送來求治。

一天，有隻耕馬被帶到他這裏；這個可憐的東西，看見有個能懂馬語的人，高興得幾乎發起狂來。

「博士，你知道嗎？」馬說，「在山那邊的那個獸醫，他什麼東西都不懂得。他以為我是腳節腫，醫了六個月。但我所要的是眼鏡。我底一隻眼睛快要瞎了。這真是沒有理由，為什麼馬不能像人一樣的有眼鏡呢？可是這個笨伯從來不注意我底眼睛。他只管給我大丸子喫，我想告訴他，但他不懂馬語。我所要的只是一副眼鏡。」

「當然——當然，」博士說，「我立刻給你配。」

「我要像你所帶的一樣。」馬說，「只要綠的。戴綠的眼鏡耕地，陽光就不會眩眼了。」

「一定的，」博士說，「你將有副綠色的眼鏡。」

「你知道，討厭的是這樣，先生，」耕馬當博士開開前門讓他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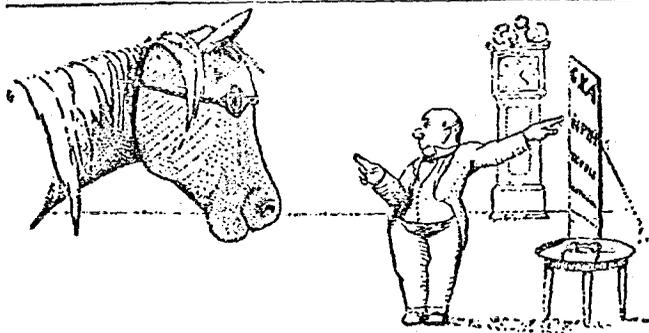
去時說，「討厭的就是隨便那個以爲都能醫動物——正因爲牠們不會訴苦。實際上，一個真的好獸醫，要比人的醫生聰明得多。我底牧童以爲他於馬是什麼都知道的，我希望你能去看看他——他底臉胖得幾乎看不出眼睛來——他底腦袋大得像馬鈴薯一樣。他在前星期要把一個芥膏藥貼在我底身上。」

「他貼在什麼地方？」博士問。

「啊，他並不貼在什麼地方——他貼在我的身體上，」馬說。「他只不過試試。我就提起一脚，把他踢到鴨池中去了。」

「不差！不差！」博士說。

「平時我是一個非常安靜的動物。」馬說，「對於人們十分忍



耐——也不發怒。但那個獸醫亂投藥石，卻真是討厭，當那個紅面孔的蠢孩子來戲弄我時，我真的不能再忍耐了。」

「你傷得這個孩子十分利害嗎？」博士問。

「啊，不！」馬說，「我只踢在他不要緊的地方。現在獸醫在看他了。眼鏡什麼時候預備好？」

「我下禮拜給你。」博士說，「禮拜二你再來罷——再會！」



禮拜二約翰陶立得就備  
好一副很大的綠眼鏡，耕馬戴  
了，將瞎的眼睛就不瞎了，而且  
能像以前一樣的看東西。

從此在沼村四周，戴眼鏡  
的農畜成爲普遍的景象，那裏  
從來沒有瞎眼睛的馬。

這樣一來，各種動物都到  
他那裏去就醫。當牠們知道他  
會懂得獸語的時候，牠們告訴

他那處是感到痛苦，那是當然不難醫治的。

於是這些醫好的動物們回去都告訴牠們底兄弟和朋友，說是旁着一個大花園的小房子裏，有個真正的醫生。無論在什麼時候動物一有病——非但只有馬，牛，狗——就是田裏的小動物像田鼠和水鼠，土豬和蝙蝠，都可立刻到鎮邊他底小房子裏來，他底大花園，幾乎常常擁擠着要看他的動物們。

動物來得太多了，他只得特別做好幾頭門。前門他寫着「馬」，邊門他寫着「牛」，後門他寫着「羊」。每種動物都分開一頭門——即使小鼠也有一個到地窟裏去的小洞，那邊牠們很耐心地一排一排等着博士來看。

幾年功夫，許多里外的各種生物都知道約翰陶立德醫學博士。鳥類在冬天還帶着這個消息給外國的動物們，說是在沼村有個奇怪的醫生，他能懂得牠們的言語，而且能夠解除牠們底痛苦。這樣下去，他在動物中非常有名氣——全世界都知道他——比他只在西部國家做個人的醫生要有名得多，而他自己也覺着他底生活有趣得很。

有天下午當博士正在著書，坡麗納西照例坐在窗口看園中飄動的樹葉。她忽然大聲笑起來。

「什麼事，坡麗納西？」博士把目光移開書本說。

「我剛在深思。」鸚鵡說後，仍舊望着樹葉。

「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人們。」坡麗納西說。「人們把我弄成病了。他們自己以為非常的不可思議。世界現在已經過去幾千年了，是不是？而人們所懂唯一的獸語，只有狗搖尾巴時以為『我是快樂的！』——這是多麼奇怪，是不？你是能像我們講同樣話的第一人。啊，有時人們弄得我這樣的討厭，他們以為是和啞鳥說話。啞——哈！我知道一隻美洲鸚鵡不開口在一次就能說七種不同的「早安」！他能說各種的言語——還能說希臘話。一個斑白鬍子的老教授買了他去。但他不要住下去，說老頭子底希臘語說得不正確，而他聽不來不正確的話。我常常在奇怪他不知要弄得怎樣。這隻鳥還知道比人知道得多的地理。

人們，啊啊！我想如果人們不學飛——像麻雀一樣——我們將從來不聽見他們底結果！」

「你是一隻聰明的老鳥，」博士說，「你真的有幾歲了？我想鸚鵡和白象往往活得很長很長的。」

「我已記不起我底年紀了。」坡麗納西說。「或者是一百八十三，或者是一百八十二。但我記得第一次從非洲到這裏，查理大帝還隱在橡樹下——因為我看見過他。他看去幾乎將死了。」



### 第三章 窮下去的博士

博士又要弄錢了；他底妹妹莎拉卻買了一件新衣，非常快樂。

生重病的動物到博士家裏來就醫，一定要住在他底家裏一個星期，稍爲好一些的時候，又要在草地上的椅上躺躺。

而且牠們全愈以後，常常不肯離開博士的家，牠們很愛博士和他底房子。當牠們要求和他同住的時候，博士從來沒有拒絕的心思。這樣，他底愛物

就越弄越多了。

有一天晚上，他正坐在花園的牆下吸烟，一個意大利磨機器的人牽着一隻猴子到他這裏。博士看見猴子底領帶太緊了，身體骯髒，心裏很不快活。於是他給意大利人一塊錢，將猴子留下，叫他回去。磨機人卻大怒起來；他說，他要猴子。但博士說，假如他不走，他就要打穿他底鼻子。陶立德人雖不長，身體卻很強壯的。因此意大利人說着粗話去了，而猴子就住在陶立德博士底家裏，得着一個好家庭。別的動物就叫他「啓啓」——這是猴語中一個很普遍的字，意思是「生薑」。

另一個時候，沼村裏來了一班馬戲，其中有一匹鼉龍，因為牙齒痛，偷偷地跑到博士底花園裏。博士就和他說鼉龍話，招牠走進房子。

裏來，把牠的牙齒弄好了。但當鼉龍看見這樣好的一間房子——各種動物都有各的地位——牠也要和博士一起住了。牠願意不喫魚類，要求博士讓牠睡在花園裏的魚池中。當馬戲人尋覓牠，要帶牠回去的時候，牠就變得非常的野蠻，把他們嚇走了。但對房內各人，牠卻像小貓一樣的和善。

現在老婆子們看了鼉龍的樣子，也怕將叭兒狗送來了；農夫們也疑心牠會喫那些求他醫治的牛羊。於是博士叫鼉龍仍回到馬戲班裏去。但牠流了許多眼淚，一定要求住下去，使得博士萬萬不忍心趕牠出去。

因此博士底妹妹跑來對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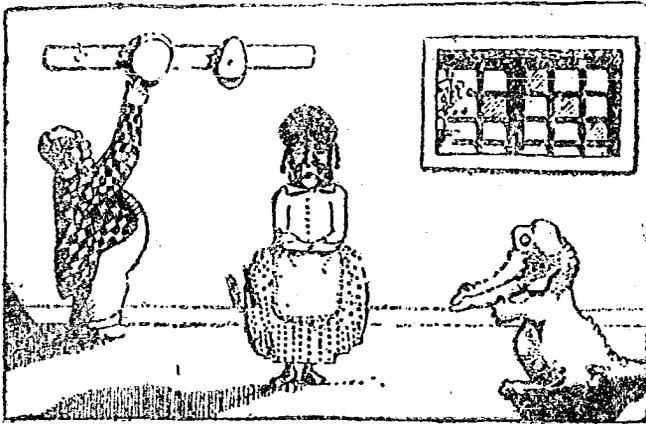
「約翰，你定須把這個東西送回去，農夫們和老婆子們已經像以前一樣的不願意送動物上你底門了。我們將完全破產。這是最後的廢物。假如你不把鱷魚送去，我再不願意當管家了。」

「這不是鱷魚，」博士說，「這是鼉龍。」

「不管你叫牠什麼，」他底妹妹說，「這種東西在床下是很污穢的，我不要牠在家裏。」

「但牠已經允許我，」博士答。「牠不咬無論那一個。牠不喜歡馬戲班；況且我又沒有錢送牠到牠的故鄉非洲去。其實牠很有分寸，不會鬧亂子請你不要怒罷。」

「我告訴你，我不要牠在我底旁邊，」沙拉說，「牠要喫油布。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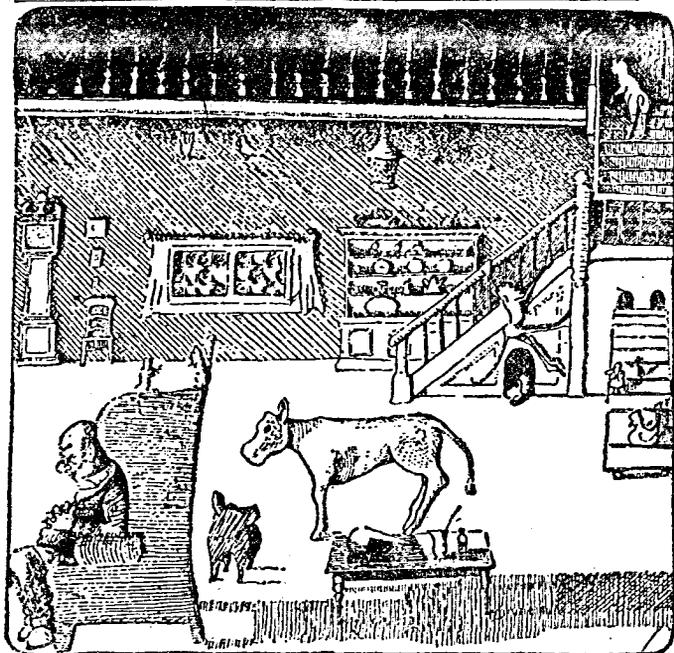


如你不立刻趕牠出去，我要！我要去嫁人了！

「好，」博士說，「你就去嫁人罷。這是不能禁止的。」他說後，就拿下他底帽子，走到花園裏去了。

莎拉因此就包好她底東西出去了。現在博士只剩下一些動物在家裏。

他越比從前窮起來。這許多嘴要喫飽，這所房子要看管，而沒有一



個人來補塞漏卮，肉錢也付不出了，各種事情也更加困難了。可是博士一些也不憂鬱。

「金錢是害物，」

他常常說。「在這樣東西未發明以前，我們生活得一定比較好些。我們只要能快樂，要金錢作什麼？」

但動物們自己倒憂鬱起來了。有天晚上，博士正坐在烹爐前的椅子上打瞌睡，牠們低聲地討論着這件事。貓頭鷹土土最會計算，牠算出每個只喫一片肉，還有可以支持一星期的錢。

於是鸚鵡，說道，「我想我們應該自己來管家事。至少我們能夠做到底，老博士是爲了我們底緣故，纔弄得他非常的寂寞，非常的可憐。」

於是大家同意了，便派定猴子啓管烹庖和補縫；狗拖地板；鴨子揮灰塵，鋪床位；貓頭鷹土土管賬；豬灑整理花園。牠們又舉鸚鵡坡麗納西做管家和洗衣婦，因爲她年紀最大。

當然，在起初牠們都覺得這新工作很難做——因爲只有啓啓

一個有手，可以像人一樣的做事。但不久牠們就純熟起來，而且牠們最喜歡看小狗傑潑，用破布繫在尾巴上當拖帚來拖地板。幾天以後，牠們事情做得很好了。博士說，他底房子從來沒有收拾得如此整齊，如此清潔。

這樣很安靜地過了幾天；但沒有錢，到底沒有辦法。

於是動物們在園門外架起一座菜攤，將紅蘿蔔，玫瑰花賣給過路的人。

可是牠們仍舊不夠付賬。博士也還不曾憂鬱。當鸚鵡來對他說，魚商不再給魚了，他說：

「不要緊，我底母雞已生蛋了，母牛也有牛乳，我們將有雞蛋糕」

和糖果喫。而且園中還有許多的蔬菜剩下。冬天離現在還有好多天呢，你們不用吵鬧。只有莎拉是常常在吵鬧的。我不知道她現在怎樣了，在有些地方，她顯出是個精明的女人——哦！哦！」

但這年的雪下得特別早，雖然老跛馬從鎮外的林中背來了許多的樹枝，使得廚房中的火生得旺些，可是園中的菜早已喫光了，餘下的也被雪所蓋住；動物中有好許多真的覺着饑餓起來了。

## 第四章 非洲傳來的消息

這個冬天很冷。在十二月的某夜裏，當牠們都坐在廚房的火爐旁取暖的時候，博士朗誦着他所著的獸語書；貓頭鷹土土忽然叫道：

「喂！外面是什麼聲音？」

牠們都傾聽着；立刻聽見有人奔過來。門房開處猴子啓啓氣喘地跑進來說，「博士！剛纔我從非洲的表兄處得着一個消息。那邊許多的猴子都患着一種可怕的病了。牠們都傳染着——幾百幾百的死去。牠們聽見了你，要求你到非洲去醫病。」

「誰帶來這個消息？」博士拿去眼鏡，把書丟了問。

「一隻燕子，」啓啓說。「牠正立在水溜上。」

「帶牠到火旁來罷。」博士說。「牠一定很冷了。燕子們在六星期以前就飛到南方去哩。」燕子被帶進來了，顫抖着縮成一團；牠起初雖然有些怕，等暖熱以後，卻就坐在火爐架的角上說起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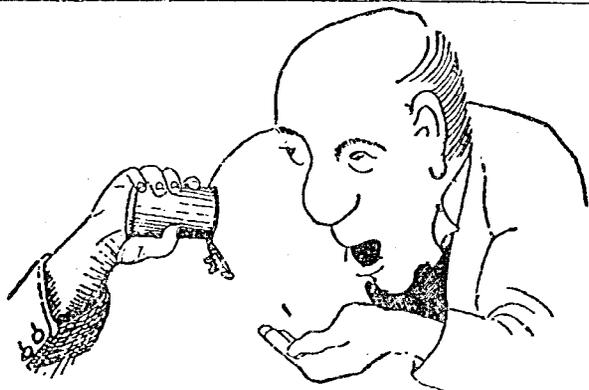
她說完後，博士說道：

「我很願意到非洲去——尤其是在這個嚴冬的時候。但我恐怕我們沒有錢來買票子。啓啓，你把我底錢箱拿來看看。」

猴子就爬到碗櫥架頂上，拿下了錢箱。

可是那里連一個辨士都沒有了！

「我記得似乎有兩個辨士剩下的，」博士說。



「不錯，有的。」貓頭鷹說，「但你在土豬的孩子出牙齒時候用去了。」

「我已經用去了？」博士說，「啊啊！啊啊！真的，金錢是怎樣的害人呀！但是，不要緊。或者我到海邊去，可以借一隻船來，趁到非洲去。我從前認識一個水手，他底兒子曾經到我這裏醫過大麻瘋。現在他底兒子好了。也許他會借給我一隻船。」

所以在第二天，博士一早就走到海邊。當他回來的時候，他告訴動物說，事情

辦得很順利，水手已允許借給他一隻船了。

於是鼉龍，猴子和鸚鵡都快樂得唱起歌來，因為牠們將到牠們底真的家鄉非洲去了。博士就此說：

「我只能帶你們三個和小狗傑潑，鴨子達達，豬獾獬獬和貓頭鷹土土去。其餘的動物像冬眠的水鼠，都回到田裏去，等我們回來了再來。我想大部份的動物大概也不在乎，反正他們都要冬眠的——而且，到非洲去並沒有什麼好處。」

鸚鵡因為從前有過很長的海上旅行，牠告訴博士許多的事情，於是博士也帶了牠去。

「你要預備好許多麵包，」牠說，「還要些罐頭牛肉和一隻鐵

錨」

「我希望船中本來有鐵錨的。」博士說。

「不錯，這是很要緊的。」坡麗納西說，「你沒有錨，你就不能停船。還要一隻鐘。」

「要鐘做什麼用？」博士問。

「報告時刻的啊，」鸚鵡說，「你每半個鐘頭去打一次，就好知道時刻了。再帶許多繩——繩在航海是缺少不來的。」

於是他們躊躇着，將到什麼地方去弄些錢來買他們所要的東西。

「啊，討厭，又要錢了！」博士叫道，「我深幸到非洲去，非洲是用

不着錢的。讓我去問問雜貨店老闆看他能等我回來還錢不成，我可向他去借。不，我叫水手去借好了。」

水手去見雜貨店老闆，幸而他回來時已帶着所要的各種東西了。

於是動物們就收拾起來；把水管裏的水都放了，免得結冰；又門好了門門，關上了窗子，把鑰匙交給馬廐裏的老馬。他們見廐中稻草已儘夠老馬一冬受用，就把所有的行李搬到船中去。

送貓糧的人來送行，他帶了一大包臘腸給博士當禮物，說是外國沒處買的。

他們跳上了船，豬獾獬獬就問床在那裏，因為這時已是下午四

點鐘，他要睡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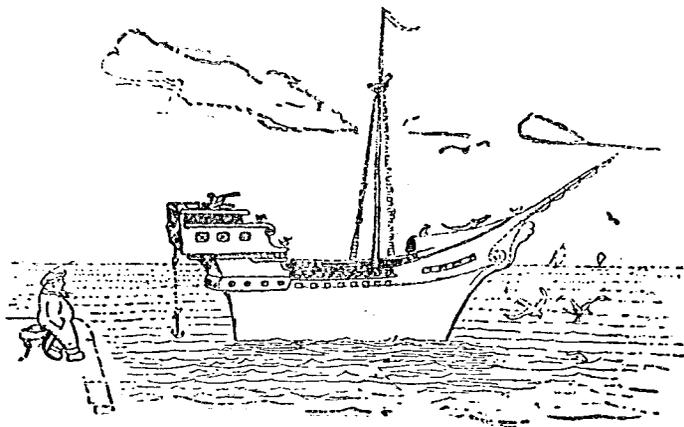
坡麗納西告訴他在下艙，並且指點給他像牆上的書架一樣的床鋪。

「那裏，這不是床鋪，」辯辯叫。「這是架子。」

「船上的床鋪總是這樣子的。」鸚鵡說，「這不是架子。你爬上去睡覺罷。這就所謂艙榻。」

「我想我現在還不要睡。」辯辯說，「我太奮興了。我還要跑到甲板上去看他們出發哩。」

「這是你第一次旅行，」坡麗納西說，「慢慢地你自會習慣的。」然後她走上甲板去，唱着歌：



士說要回去問水手到非洲的路徑。

當他們剛要開始旅程的時候，博

回家正好趁長風。

五光十色都看過，

碧波洋接遠天空，

綠草平原百樹松，

橙溪源出大山中。

黃河沉濁難見底，

白雲島上雨濛濛，

黑海黑來紅海紅，

但是燕子說，牠已去過好幾次，能夠告訴他怎樣到非洲。  
於是博士就叫啓啓拖起鐵錨，開始航行了。

## 第五章 偉大的旅行

他們在海中接連行了六星期。燕子飛在前邊領導。晚上，他又帶了一盞小燈，使他們不致在黑暗中迷路；經過的別船上的人見了，還以為是彗星呢。

他們越向南，天氣越熱。坡麗納西，啓啓和鼉龍，無限地享受這酷熱的太陽。他們在船邊跑來跑去，看能不能望見到非洲。

但是豬羶，狗，和貓頭鷹土土，在這種天氣，卻沒有什麼事情可幹，只好坐在船尾喝檸檬水。

鴨子達達常常跳到海中，在船旁游泳，使得身體可以涼些。他的

頭被陽光晒得太熱的時候，他就從這面船邊鑽到那面船邊。星期二和星期五，他還捉起許多青魚，使船中的牛肉可以維持得長久些。

當他們快到赤道時候，看見飛魚都向他們飛過來。飛魚問鸚鵡，這是否是陶立德博士的船。她告訴飛魚這正是博士的船時，飛魚們都快活起來。因為非洲的猴子們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坡麗納西問牠們，「此去非洲還有多少路，」牠們回答說，只有五十五英里了。

忽然有一羣鯨魚在海上跳舞。牠們也問坡麗納西，這是否是有名的博士的船。當牠們知道這正是時，牠們就問博士在路上要不要什麼東西。

坡麗納西道，「是，我們的洋蔥頭已吃完了。」

「離此不遠處有個島，」鯨魚說，「長着很高很粗的洋蔥頭，你們一直行去罷，我們可以去採了追上來給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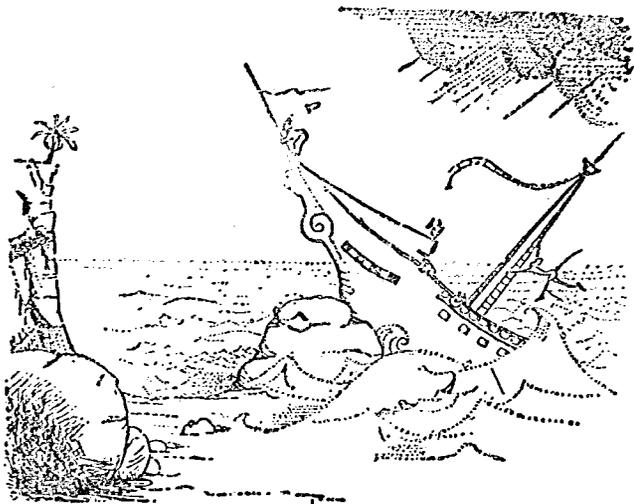
於是鯨魚游開去了。不久，鸚鵡就看見牠們又在船後跟上來，帶着許多海藻包好的洋蔥頭。

第二天傍晚，博士說道：

「啓啓，拿望遠鏡來。我們的旅程快要告終了。不久，我們就可以見到非洲的海岸。」

半點鐘後，他們看見面前有像陸地樣的東西。但因為天色暗了，他們不能看得十分清楚。

不料這時忽然雷電交作，發起大風暴來，怒濤洶湧，一直打到船



裏。

只聽見砰然一聲，船已停止進行，船身不住地顛簸着。

「什麼事？」博士從下艙跑上來說。

「一定的，」鸚鵡說，「船破了。快叫鴨子探個究竟。」

達達即刻鑽下水去，上來時，說，「船撞着一塊岩石。船底已撞成一個大洞，水滾滾地流

進來，不久就要沉下了。」

「我們一定要跑到非洲了，」博士說，「唉呀！唉呀！好罷——我們只好游到岸邊去了。」

但啓啓和辯辯不會游泳。

「拿繩來，」鸚鵡說，「達達呢？來，達達，你把這繩帶着飛到對岸去，繫在棕櫚樹上，讓我們將別一端繫在船上，不能游泳的都從繩上爬到岸上去，這就叫做救生繩。」

於是他們很安全地到了岸上——有的游，有的飛，有的帶着博士的箱子和手皮篋從繩上爬。

這隻船的船底有了洞，已是不中用的了，不久被波浪打碎，木頭

隨着潮水漂去了。

他們在削壁上尋着一個乾燥的山洞，當作蔽身的場所，靜待風暴過去。

第二天早晨，天已出了太陽，於是他們走下沙灘，晒乾自己的身體。

「親愛的老非洲呀，坡麗納西嘆着氣說。「好了，現在我回來了。你想到明天，我離開此地，已經有一百六十九年了。但這裏仍舊一些沒有改變——還是一樣的老棕櫚樹，一樣的老紅泥，一樣的老黑蟻。天下最好不過的是家鄉啊！」

別人看見她眼中流下淚來——因為她能復見故鄉一面，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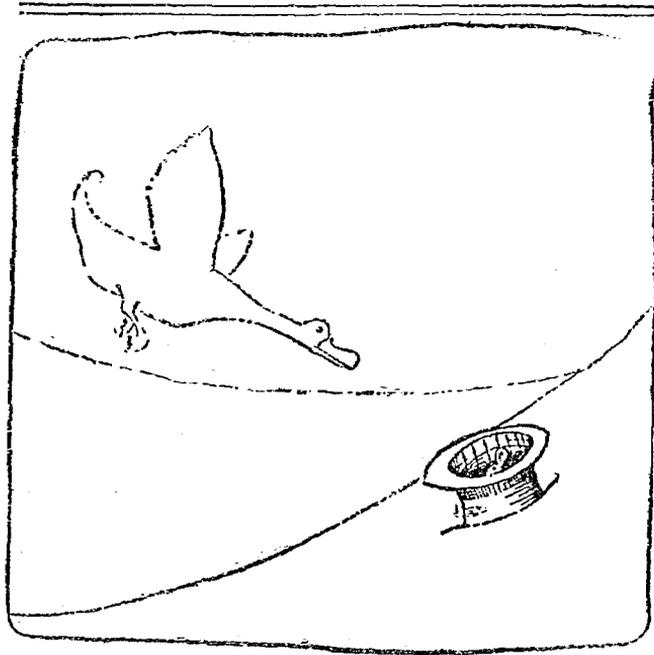
開心極了。

博士底帽子不見了；因爲發風暴時已被吹下海去。達達跑去尋覓，看見有一頂帽子正像玩船一般地在水上飄蕩。

他飛過去拾帽子，卻驚異地看見一隻小白鼠坐在裏面。

「你在做什麼？」鴨問。「博士叫你住在沼村裏的啊。」

「我不要被撇在那邊。」小鼠說。「我在非洲也有親戚。我要看看非洲的景緻到底怎樣，所以我匿在行李裏，和帆索一同帶到了這裏。我因爲游不遠，船沉時嚇得要命。我竭力游了一會，氣力完了。我想我一定要沉下去了。剛巧這時博士底帽子掉下來，我就跳進去，才沒有淹死。」



鴨子於是將帽和小鼠帶到博士面前，大家都圍攏來看。

「這就是你們叫做偷乘船的。」鸚鵡說。

他們正在看小白鼠的時候，猴子啓啓忽然說道，

「嘻！我聽見叢林中似乎有腳步聲。」

他們都停止談話傾聽着，立刻有一個黑人從樹林中出來，問他們幹什麼。

「我底名字叫約翰陶立德——醫學博士。」博士說。「我是被請到非洲來醫猴病的。」

「你們應該都到皇帝面前去。」黑人說。

「什麼皇帝？」博士問。

「喬里城幾的皇帝。」黑人答。「此地都是屬於他的。無論那個生客來，都要帶到他的面前。跟我來。」

於是他們收拾收拾行李，就跟黑人經過叢林。

## 第六章 坡麗納西和皇帝



他們經過很深的樹林，  
走了一會兒，就看見一所泥  
做的王宮，在一塊廣闊的空  
地上建築着。

這就是皇帝和皇后歐  
敏曲羅以及太子旁波所住  
的地方。太子這時在河中捉  
魚。皇帝和皇后坐在宮門前

一頂雨傘下。皇后已是睡着了。

博士走進王宮，皇帝問他來幹什麼事，博士就告訴他到非洲來的緣故。

「你不許從我的地方經過」皇帝說。「許多年以前，有個白人到這海岸來；我待他非常客氣，不料他掘了地洞，把金子拿了，殺了象，把象牙取了，偷偷地就跑到船裏——連『謝謝你』都不說。從此以後，我不許一個白種人跑到喬里城幾國來。」

皇帝就對黑人說，「將這個醫生和他底動物都關在最堅固的牢監裏。」

六個黑人就把博士和他底愛物關在一間石獄裏。獄裏只有一

扇窗門，開在很高的牆上，而且還有鐵柵，門是非常堅厚的。

這時他們都十分不高興；豬獾獬還大叫起來。啓啓說，假如他不停止這難聽的聲音，他就要打他；豬獾這纔安靜些。

「我們都在嗎？」博士用暗淡的燈光照了照說。

「不錯，我想不會缺的。」鴨子說後，就點起名來。

「坡麗納西呢？」鼉龍問。「她不在這裏呀。」

「真的？」博士說。「再看看，坡麗納西！坡麗納西！你在那裏？」

「我猜她一定逃跑了，」鼉龍說。「這真像她！——看見朋友落

難，就溜到叢林裏去。」

「我不是這種鳥。」鸚鵡從博士大衣袋裏爬出來說。「你們看，

我小得正好可以鑽過窗柵。我恐怕被關在籠裏，所以在皇帝說話時，偷偷地鑽到博士底袋裏——現在我就在這裏。這就是叫做機謀。」她說後，用嘴甲刷了刷羽毛。

「好運氣！」博士叫。「幸而我沒有壓着你。」

「現在聽！」坡麗納西說。「今晚天一黑，我就從窗柵裏飛進王宮。我能立刻想個方法使皇帝釋放我們。」

「啊，你有什麼本領？」瓣瓣牽牽鼻子又叫起來。「你只是一隻鳥呀！」

「的確。」鸚鵡說。「我雖是一隻鳥，但我卻能說人話，而且我還知道黑人的底話。」

這天晚上，月光照過棕欄樹的時候，皇帝家裏底人都睡了。鸚鵡就從牢監的窗柵裏鑽了出來，飛進王宮，那邊伙食間的窗門，前星期被網球打破了，坡麗納西就從玻璃洞中進去。

在王宮後面的臥室裏，她聽見太子旁波底鼾聲很響。她用腳躡行到皇帝底臥室裏。

皇后這夜剛在她底表妹處跳舞，皇帝是睡得很熟的。

坡麗納西很輕的爬進去，站在床下。

她學陶立德博士樣子的咳嗽起來。坡麗納西是頂會學每人底聲音的。

皇帝睡態朦朧地問：「歐敏曲羅，是你嗎？」（他以爲皇后剛從跳



舞會回來。

鸚鵡像人樣的咳嗽  
得很重。皇帝這纔完全蘇  
醒，坐起來問道，「那一個？」

「我是陶立德博士。」

鸚鵡說——說得真像博  
士自己一樣。

「你到我的臥室裏

來做甚麼？」皇帝喝問。「你怎敢逃出牢監！我沒有看見你。你在什麼  
地方？」

鸚鵡像博士樣地笑了一笑。

「不要笑。快些到我面前來，使我可以看見你。」皇帝說。

「笨王！」坡麗納西答。「你不知道你在對陶立德博士——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人——講話嗎？我把身體隱了。沒有一件東西我不會做。今晚我是來警告你的，若是不讓我和我的動物經過你底國土，我就把你和你底百姓弄得像猴子一樣生病。因為我能使人好，也能使人病——只要把小指頭豎一豎。快些派遣你的兵士去開獄門，否則在太陽未出以前，你就要生耳腺炎哩。」

皇帝嚇得抖起來。

「博士，」他要求。「依你的話，請你不要豎你的小指頭。」他從

床上跳起，就叫兵士去開獄門。

他們去了以後，坡麗納西就下樓，從伙食間的窗上飛出王宮。

但皇后轉身去鎖後門，看見鸚鵡從破玻璃中逃脫。皇帝回到床上時，她就告以所見。

皇帝知道他已受騙，於是大發雷霆，急急跑進牢監。

但已經太遲了，門開着，獄中是空的。博士和動物們早已不知去向了。

## 第七章 猴 橋

這天晚上皇帝大怒，命軍隊到叢林中去捉博士，又命廚子，園丁，理髮師，太子的教師，皇后等同兵士們一塊兒去尋找。

這時博士和他的動物正在向猴國狂奔。

短脚的獬獬走不快，博士祇好背他走，他還帶着大皮箱和手提籠，所以更加覺得難走。

喬里城幾皇帝以為兵士一定很容易找着博士，因為博士不熟悉路徑的。不料啓啓對於叢林裏的路比皇帝手下的人還熟悉。他引博士和他的愛物走到樹林最深處，教他們躲在一個兩旁有高石的

樹洞裏。

「我們還是等在這裏好，」猴子說。「待兵士睡覺時，再動身到猴國去。」

他們在那邊住了一夜，時常聽見有人在樹林周圍說話。但他們是十分安逸。因為這個隱身處只有啓啓知道，連別的猴子也不曉得。最後他們聽見皇后歐敏曲羅很疲乏地說，再尋下去也是徒然，還是回去睡覺罷。

兵士去後，啓啓就帶博士等出洞，即刻向猴國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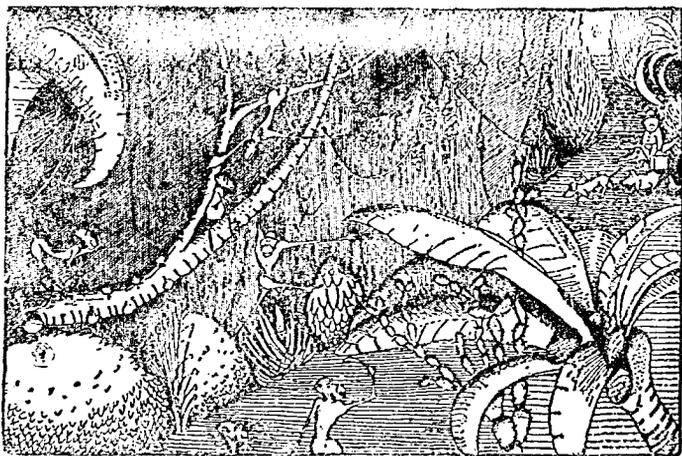
他們在路上常有許多東西喫，像棗子，無花果，落花生，生薑，番薯等，都是啓啓和坡麗納西去承辦的。

晚上他們就睡在棕櫚葉做的帳篷底下，很厚很軟的乾草床上。過了幾天，他們走陸路，也習慣了，而且很喜歡這種旅行生活。

每到晚上，他們就很快樂地停下來休息。博士老是點起一枝火把。晚飯後，他們圍坐成一圈，聽坡麗納西唱關於海洋的歌，或聽啓啓講叢林的故事。

皇帝的兵士回去後，說是找不着博士。皇帝命他們再去找，若找不着，就永遠住在叢林裏。這時博士和他的動物還以為很平安，大着膽向猴國前進，那裏知道皇帝的兵仍舊在後面追着。假使啓啓知道了，必定教他們再躲攏，但是他也不知道。

有一天早上，啓啓爬到高岩上一望，跑下來告訴大眾說快到猴



國了。這天晚上，他們果然看見啓啓的表兄和許多無病的猴子們，坐在沼澤邊等他們。牠們看見這個有名的博士真的來了，都歡呼着，搖着樹葉和樹枝，做成一種可怕的聲音，表示歡迎的意思。

牠們給他背皮篋，背皮箱，背各種東西——一個較大的，甚至願意背猢猻。有兩隻猴子爭先的奔去告訴病猴說，大醫生到了。

從後面追上來的皇帝的兵士，聽見衆猴子的歡呼聲，知道博士在什麼地方，立刻來追捕他。

背着獬獬的大猴子，看見官軍的隊長從樹林中漸漸地追近來，催博士快些跑。於是他們拚命的跑，皇帝的兵在後面拚命的追，其中惟有隊長跑得最快。

博士被藥箱絆倒了，連人帶箱翻倒在污泥裏。隊長想，這次一定可以捉着他了。

隊長的頭髮雖很短，耳朵卻很長，當他要跳過去捉住博士時，忽然一隻耳朵被樹枝鈎住，於是其餘的兵士只得停下來救他。

這時博士已經立起來，快快的奔跑，啓啓大叫道：

「好了！沒有多遠就到了。」

但在他們未到猴國以前，碰着了一座削壁。削壁下面是條流得很急的河。這就是喬里城幾底國界，渡過河，就到猴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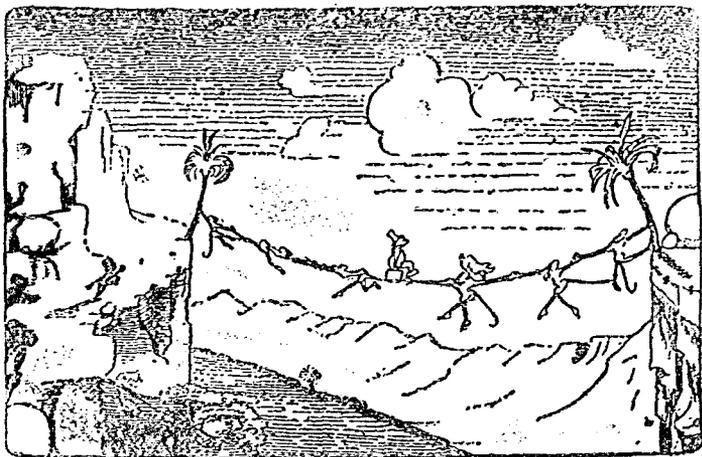
小狗傑潑看看一步步高上去的峻嶺說：

「啊！我們怎樣走法呢？」

「啊，天哪！」辯辯說。「看呀！追兵不遠了！恐怕我們又要被捉到牢監裏去了。」於是牠又哭起來。

一隻大猴子放下豬糞，對猴子們叫道：

「孩子們——橋快些！——做一條橋！我們必須在一分鐘內做成功。他們已把隊長救了，現在他像鹿一般的跳過來。趕快些！橋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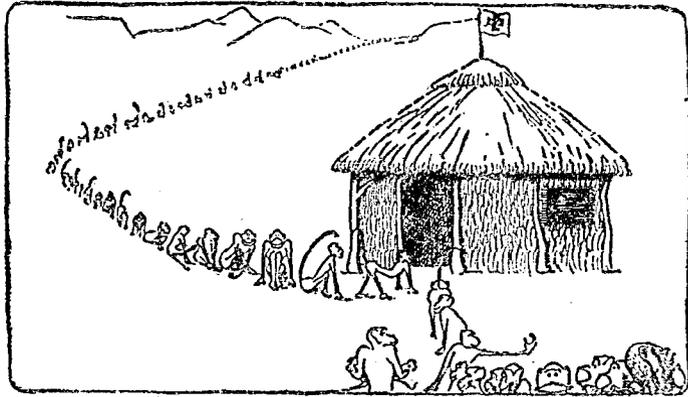
衆猴子們眼睛一霎，各牽住各的手和脚做成一條橋。

大猴子向博士說道：「走過去。你們都快些走過去。」

獬豸走在這樣高的一條橋上，實在有些膽小，但他終於走過了。於是其餘的也一個個走過。

約翰陶立德在最後走過。當他快要到彼岸時，皇帝的兵士已跑到岩邊。

於是他們揮拳怒吼着。可是他們已經太遲了。博士和他的動物，早已到了猴國。橋也拆到別一邊了。



## 第八章 獅王

陶立德現在忙得不得了。他發現了幾千幾百的猴子都患病。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使生病的和康健的分居。於是他教啓啓和他的表兄造一所草舍。第二件事，他將康健的猴子們都種牛痘。

猴子們從叢林山谷和小山裏陸續到草舍裏來；博士整日整夜坐着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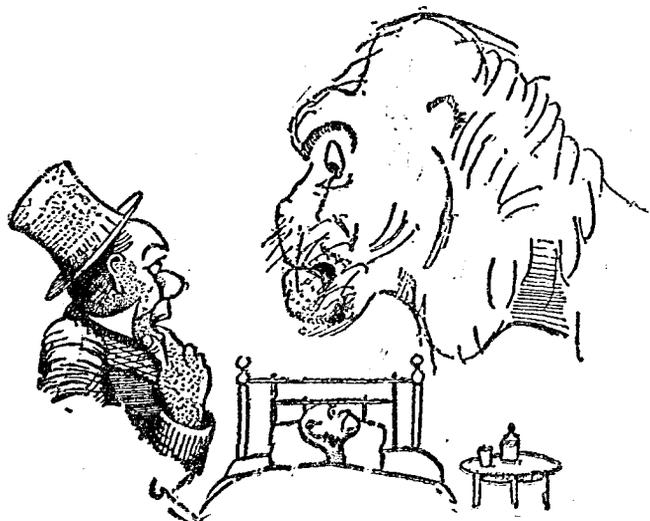
牠們種痘。

博士又造了一所大草舍，擺了許多床，叫生病的猴子都睡在裏面。

但是生病的猴子多極了，看護者還嫌不夠，所以他送信給別種動物，如獅子，豹，羚羊等等，叫牠們來幫忙。

獅王是很驕傲的一種動物，牠走到博士的大房子裏，看見許多病床，就怒罵起來。

「你敢來叫我，先生？」牠公然的對博士說。「你居然敢大膽來叫我——我，百獸的王，我肯去服事這些齷齪的猴子嗎？我不將牠們當點心喫，已經是好的了。」



獅子的相貌，雖然可怕，博士卻竭力裝出不怕牠的神氣。

「我不是叫你來喫牠們的，」博士很冷靜地說。「而且牠們不是醜醜的。牠們今天早上已經洗過澡了。倒是你的衣服髒得該要洗刷了。須知獅子也許有患病的日子。假如你現在不幫助別種動物，你們自己有患難起來，也沒有人來幫助。」

你們驕傲的人常常碰着這樣的難處。」

「獅子是從來沒有患難的——牠們只有使別人患難，」獅王說完了，就轉身跳進叢林裏去，還自以爲很漂亮很聰明哩。

於是豹子也驕傲起來，說是不願意幫助。羚羊也是這樣，雖然牠們膽子小不敢像獅子這樣地得受受博士，卻也抓着地面，裝着猷笑，說是從來不曾當過看護婦。

博士因此有些煩悶起來。他想到那裏去找人來看護這幾千隻猴子。

獅王回到窟裏，獅后披着頭髮跑出來碰着牠。

「一隻小獅不要喫東西了，」牠說。「我不知道怎樣才好。自從

昨晚以來，牠沒有喫過一點東西。」

獅后說了，放聲大哭——因為牠雖然是一隻獅子，同時還是一個好母親。

於是獅王馬上進去看牠的孩子們——兩隻頑皮的小獅躺在地上。其中有一隻看去似乎很可憐的樣子。

獅王將剛纔對博士說的話很驕傲地講給獅后聽。牠聽了大怒，幾乎要將獅王逐出窟外。

「你一點沒有腦筋的！」牠罵着。「從這裏到印度洋的各種動物，都說這個奇人會醫好各種疾病的，而且是非常的仁慈——是世上能說獸語的唯一的人！現在我們有一個孩子病了，你一定要去請

求他。你這個大傻子，竟會去得罪一個好醫生！——」於是牠拉起獅王的頭髮來。

「你即刻回到那個白人那裏去，」牠咆哮着說。「告訴他，你很難抱歉。再叫這些空閒的獅子和蠢笨的豹子和羚羊跟去。博士所吩咐的每樣事情，都要去做。要像黑奴一樣的盡力！這樣他或許以後會來看小獅。快些去。我看你是不配做父親的！」

獅王立刻跑去對博士說，「我湊巧經過這條路，因此我進來看你。現在你用到了什麼幫助的人嗎？」

「沒有，」博士說。「沒有用到。我正在沒有辦法。」

「這幾天請人幫助，實在是，非常困難，」獅子說。「動物們都似

乎不想做工。你不能夠十分責備牠們。……好，你既然沒有辦法，那末，我就來幫助你，我不管我能做什麼。我好久不曾洗動物了。我已叫閒空的動物來擔任工作。豹子將每分鐘在這裏。……啊，我的家裏還有一隻小獅病着。我想那和我自己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但是我的妻子已經急得不得了。假如你今晚沿這條路走去，你可以順便去看牠一看，你願嗎？」

於是博士很快樂，因為所有的獅子，豹子，羚羊，長頸鹿，和斑馬——林中，山中和平原上的動物——都來助他做工作。來的動物太多了，他只選擇最聰明的留下，把其餘的都送回去。

猴子們的病漸漸地好起來。一星期後，大草舍裏的病床就空了——

一半。到第二星期末，最後的一隻猴子也好了。

博士的工作已做完。他疲乏得睡了三天，不曾翻一翻身。

## 第九章 猴子會議

啓啓立在博士門外，在博士未醒以前，阻止無論何人進去。陶立德博士醒後，就告訴猴子們說，他現在就要回沼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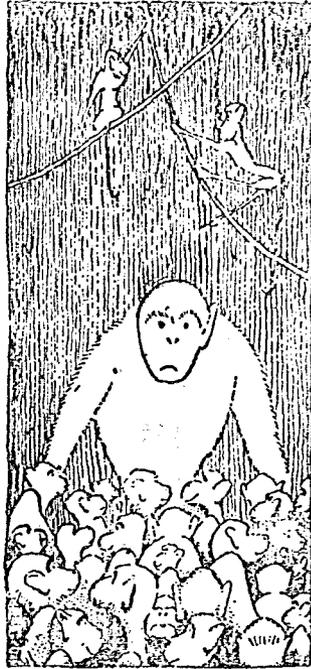
牠們聽了，都非常驚異；因為牠們以爲博士從此要永遠和牠們住在一處，不再到別處去了。這一晚上，猴子們聚集在叢林中討論這件事。

人猿立起來說道：

「這個好人爲什麼要去？他和我們同住在這裏不覺快樂嗎？」  
但是沒有一個回答牠的話。

於是大狒狒立起來說道：

「我想我們得大家去請求他住在這裏。假如我們爲他造一所



新房子和一張大床，並且應允派許多的猴役來替他做工，使他快樂——這樣，也許他就會不去了吧。」

啓啓就立起來對猴子們說道：

「我底朋友們！恐怕請博士久住在這裏，是不可能的。因爲他在

沼村欠了別人的錢，他說必須去還的。」

猴子們問道，「什麼叫做錢？」

啓啓告訴牠們，在白人居住的地方，若沒有錢，什麼東西都得不到；什麼事都不能做。——沒有錢就不能生活。

有幾個猴子問道，「不付錢，你就不能喫喝嗎？」

啓啓點點頭。他告訴牠們，就是他自己，在和磨機匠一塊兒的時候，也曾向孩子們討錢。

人猿對最老的猩猩說，「表兄，這種人真是種奇怪的動物！他們會喜歡住在這樣一塊地方的！天哪，多麼沒意義啊！」

啓啓說道：

「當我們動身到這裏來的時候，既無船渡過海洋，又無錢買物。有一個人賒給我們餅乾。我們說待回來時付他錢。我們又從一個水手處借了一隻船。但在將到非洲海岸時就撞碎了。博士說，回去要另外賠水手一隻船——因為他也很窮，船是他唯一的所有物。」

猴子們安靜了一會兒，坐在地上苦苦地思索。

最後，頂大的狗面猿立起來說道：

「我們現在不要讓這個好人回去，必須等到我們尋着一樣好的禮物送他，使他知道我們非常感謝他對我們的出力。」

坐在樹上的一隻小紅猴叫道：

「我也這樣想！」

於是牠們都大聲叫起來，「是的，是的！我們當送他一樣白人所沒有的最好的禮物！」

於是牠們就討論送什麼東西最好。一個說，「五十袋可可！」另外一個說，「一百簇香蕉！」

啓啓告訴牠們因爲要走遠路不便帶這種重東西，而且恐怕一半沒有喫完，就全爛了。

「假如你們要使他歡喜，最好送他一隻動物。你們定能知道牠對於動物是很親愛的。最好送他一種動物園中所不能得到的動物。」

猴子們又問，「什麼是動物園？」

啓啓說，「動物園是白人在其中養着動物給人看的。」猴子們聽了很發怒，互相說道：

「這些人像一竅不通的小孩——又愚笨又易欺。嘻！他所說的正是一座牢監。」

所以牠們問啓啓那種少有的動物可以送給博士，而是他所從未看見過的。

大羣小猿問道。

「那邊有大蜥蜴沒有？」

啓啓說，「有的。倫敦博物館中有一隻。」

另一個，「有沒有駝鹿？」

啓啓說，「有的。在比利時，我的磨機人曾帶我到那邊去住過五年。在那邊的一個大城裏有駝鹿。他們叫做駝馬。」

又另一個問，「他們有沒有雙頭馬？」

啓啓說，「沒有一個白人曾經看見過一匹雙頭馬。你們不如送他這個罷！」

## 第十章 最少見的動物

雙頭馬現在已經絕種了。但在陶立德博士在世的時候，非洲最深的叢林裏還有幾匹。這種馬沒有尾巴，兩端各有一個頭，每個頭上各長着一枝很尖的角。這種馬是很怕羞的，不容易捉着。黑人捉野獸常常在牠沒有注意的時候，從後面偷偷地去下手。但雙頭馬卻不能這樣捉，因為無論如何你去走近牠，牠總對着你。而且牠只用一個頭睡覺，還有一個頭常是醒着看守的。這就是牠永不被捉，永不發現於博物院中的緣故。

猴子們於是就到森林裏去尋找這種野獸。走了許多路，有一隻

猴子在河邊尋着一種特別的腳跡。牠們知道離開這裏不遠，一定有一匹雙頭馬。

牠們沿河岸走了一段，看見一處茅草長得深厚的地方，心想也許牠就匿在那邊。

於是牠們都牽着手，圍住高草作成一個大圈子逼近去。雙頭馬聽見猴子們來了，沒有法子突破猴圈，知道無可逃避，索性坐下來，看牠們怎樣。

牠們問牠願不願意跟陶立德博士到白種人的地方去。

但牠很利害的搖着兩個頭說，「當然不願意！」

牠們說並不是要將你關在動物園裏，不過給人看看。牠們又告

訴牠，博士是個很仁慈的人，只是缺少錢。人們很願意拿出錢來看雙頭馬，使博士可以致富。他可以拿這款子賠償水手的船。

牠回答說，「不去。你們知道我是很怕羞的。我最恨人來看我。」牠幾乎哭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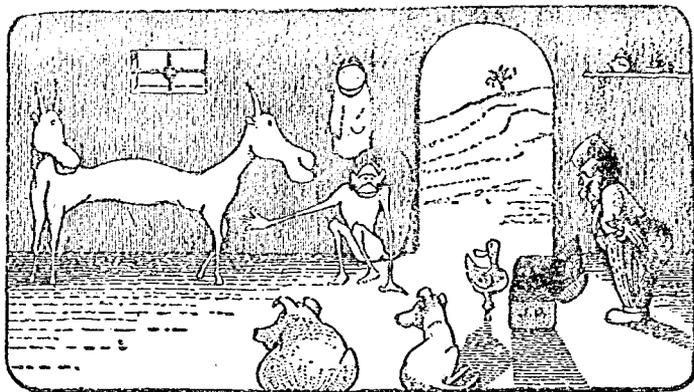
猴子們來勸了牠三天。

第三天的末了，牠說姑且跟牠們先去看看，到底博士是個怎樣的人。

於是猴子們就帶雙頭馬回來，到博士的小草舍門上敲着門。

鴨子說，「請進來。」

啓啓就帶着雙頭馬給博士看。



「這是一個什麼東西？」博士看着這隻稀奇的動物說。

「奇怪！」鴨子叫着，「牠有兩個頭，牠怎樣定主意呢？」

「牠雖然有頭，卻不看我，」小狗傑潑說。

「博士呀，」啓啓說，「這就是雙頭馬——是非洲林中唯一的雙頭獸！帶牠到家鄉去，包你交運。人們願意出無論多少錢來看牠哩。」

「但我不要什麼錢，」博士說。

「不差！」鴨子達達說，「可是你記得我們還有沼村中肉店裏的發票嗎？假如你沒有錢，你怎樣去賠你所說起的水手的新船？」

「我想自己去替他造一隻，」博士說。

「啊，你發神經病！」達達說。「你向那裏去找木頭和釘子——我們怎樣來生活？我們將比未回家以前更加窮。啓啓說的完全不錯。把這個可笑的东西帶回去罷！」

「你說的也許有幾分道理，」博士自言自語道。「這確可做我一種新愛物。但是這——你叫牠什麼？——牠願意到外洋去嗎？」

「是的，我願意去，」雙頭馬一看博士的面孔，就知道他是一個

可靠的人，所以這樣說。「你對於這裏的動物都很親愛——猴子們告訴我，我也將在這裏做個唯一的愛物。但請你應許我，假如我不願意住在白種人的地方時，你仍舊要送我回到非洲來。」

「當然，當然，一定的！」博士說。「原諒我，你是不是屬於鹿一類的？」

「不錯，」雙頭馬說，「我的母族是屬於阿比西亞羚羊和亞洲麋。我父親的曾祖是最後一隻獨角獸。」

「倒有趣！」博士又囁語着；他在達達剛要上蓋的箱子裏拿出一本簿子翻開來，「讓我們來看動物學家有沒有說起過——」

「我看見，」鴨子說。「你只用一張嘴說話，還有一張嘴也能說——」

話嗎？」

「啊，是的，」雙頭馬說。「但我常將一張嘴用來喫東西，這樣，我一方面喫飯，一方面仍可規規矩矩地講話。我們這一類老是很有禮貌的。」

東西都包紮好了，預備就要動身，猴子爲博士開了一個很盛大的宴會。林中野獸都來參加。牠們有波蘿蜜，芒果，蜜和各種好東西喫着，喝着。

他們喫好了之後，博士立起來說道：

「我的朋友們：我不能像有些人一樣，喫後會說長篇的談話；我現在已喫下許多的果子和蜂蜜了。但我告訴你們，我實在很不願意

離開你們這有趣的國度。因為我在白種人的地方還有事情要做，所以我必須回去。我去了以後，你們記住，不要使蒼蠅飛到你們的食物上；不要睡在下雨的地方。我希望你們都能很快樂的過日子。」

博士說完後坐下來時，猴子們拍掌拍了很久的時候；又互相說，他在這株樹下，和我們一同喫喝和談話，讓我們永遠記着這件事，因為他是人類中最偉大的人！」

大狒狒忽然舉起一塊大石頭擺在桌上說，

「這塊石頭將永遠紀念此地。」

就是到現在，這塊石頭還是豎立在叢林中。母猴們和牠家屬打從樹林中經過，還指着樹下對牠的孩子們輕輕地說：「噲！此地從前

有一個好白人曾和我們的祖先同喫着東西過呢！」

會開好後，博士和他的愛物就向海岸進發。所有的猴子們，背着他的皮箱和皮篋，一直送他到邊界上。

## 第十一章 黑太子

走到河邊，猴子們都和博士分別了。

幾千隻猴子都要和陶立德博士握手，因此費了許多工夫。

博士臨走時，坡麗納西說：

「經過喬里城幾的時候，我們要輕些。倘使皇帝聽見了，又要派兵隊來捉我們；因為我想上次我使的計策，他到現在還是很恨着呢。」

博士說，「我所着急的，就是再到那裏去找一隻船來回家……啊，好，或者海岸邊繫着一隻沒有人使用的船。正如俗語所謂『未到

門檻弗舉脚！

有一天，他們經過一個很大的森林。

啓啓走在前面探可。當他離開了之後，博士和其餘的動物不大認識莽叢中的路徑，就迷失在森林中，他們東跑西跑，總跑不到海邊去。

啓啓找不到他們，心裏很着急，他爬到樹頂頭去望，想張張博士的高帽子；他拍手，他大喊；他指名叫各種動物。但是這些都沒有用。他們似乎一齊不見了。

實在他們迷路得太厲害了。他們離開正路很遠，莽叢中密生着小灌木，蔓草，野葡萄，有時候連一步也不能走，博士只好拿出小洋刀

來割開一條通路再走。他們闖入潮溼的窪地，纏着旋花科的蔓莖，在刺上擦破了衣服，並且幾乎把藥箱失落在矮樹中。

這樣地瞎撞了幾天，大家弄得衣服破碎，滿身泥垢，最後誤闖進皇帝的後花園。於是他們完全被皇帝手下的人捉住了。

但坡麗納西在沒有人注意的時候，飛到園中的樹上隱藏着。博士和其餘的動物都被帶到皇帝面前。

「哈哈！」皇帝笑道。「現在你們又被捉住了！這次你逃不了哩。將他們關在牢監裏，門上下着雙鎖。這個白人將終身給我拖廚房裏的地板。」

於是博士和他底愛物都下了牢監。博士被命令每天早上去拖

廚房裏的地板。

大家都很不快。

「這真是討厭，」博士說。「我真的就要回沼村去。如果我不立刻回去，那個水手還以為我偷他的船……我實在想解脫了這鉸鏈。」

但是獄門關得非常之緊，他們曉得沒有逃的機會。辯辯又哭起來了。

坡麗納西這時還坐在御園中的樹上。她眨眨眼睛，一聲也不響。坡麗納西一聲不響眨眼睛，常是一種不好的表示。這是說，有人在淘氣鬧亂子，她是在想法子來解除糾紛。凡是和坡麗納西或她的

朋友吵架的人，是差不多常常要後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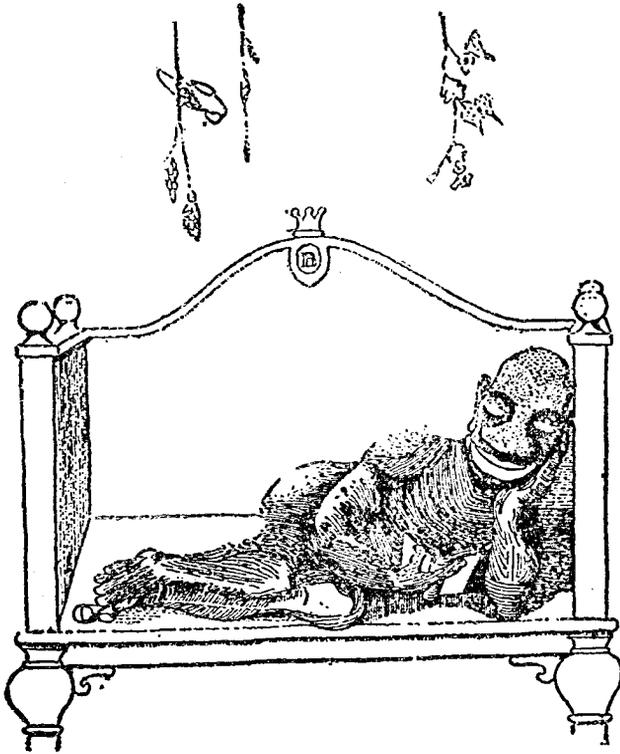
她忽然看見啓啓在樹間走來走去，還在尋博士。啓啓一看見她，就跑到她的一株樹上來問博士怎樣了。

「博士和他的動物，又被皇帝手下的人捉住，關進牢監裏去了，」坡麗納西說。「我們在林中迷了路，誤走進御園裏去。」

「但是你爲什麼不領導他們？」啓啓問；他還埋怨鸚鵡，不應該當他去採可可時使他們迷路。

「這都是蠢豬的不是，」坡麗納西說。「他要跑到路外去找薑根。我忙於去捉他回來，在一個池沼旁應該向右，而我卻向左了——」

「嘻！——看！太子旁波到花園裏來了！不要被你看見了我們。——你無



論如何不要  
動。

這時太

子旁波開着

花園門。他手

中拿着一本

童話書。他唱

着一首不好

聽的歌，轉下

石子路。在鸚

鷓和猴子隱身的樹下，有一張石座，他就坐下去，躺在那裏讀起童話來。

啓啓和坡麗納西很靜默地看着他。

一會兒太子拋書長嘆道：「倘使我是一個白太子就好了！」

於是鸚鵡模倣一個小女孩樣的聲音說：

「旁波，有人能使你變成一個白太子呢。」

太子跳起來，朝着四周圍看。

「我聽見的是什麼？」他叫起來。「我想這一定是那裏仙園中

仙子所奏的美樂。真奇怪呀！」

「高貴的太子，」坡麗納西輕聲說，使旁波聽不清楚她的聲音，

「你所說的話一點不錯。因為我是仙后曲麗潑西挺嘉，正在和你說話。我是隱在一朵玫瑰的花蕾裏。」

「啊，告訴我，仙后，」旁波拍手叫道，「那一個能使我變白呢？」

「在你父親的牢監裏，」鸚鵡說，「有個名叫約翰陶立德的巫人。他知道許多醫藥和幻術，並且曾做過偉大的事業。但你的父親讓他擔擱時間。勇敢的旁波，太陽下山時你私下跑到他那裏；他使你變成一個可以得仙子歡心的最白的太子！我的話講完了。我要到仙國去了，再會！」

「再會！」太子說。「好曲麗潑西挺嘉，萬分的謝謝你。」

於是他微笑着坐在石座上，專等太陽下山。

## 第十二章 藥品和幻術

坡麗納西很輕的從樹後溜出去，飛到牢監裏去。

她看見獬豸正把鼻子伸到窗洞外，想聞些御廚裏溢出來的香味。她教豬獾快去請博士到窗口來，因為她有要緊話要說。獬豸就去推醒了那在打盹的博士。

「聽，」當約翰陶立德的面孔出現時，鸚鵡對他說。「太子旁波今天晚上要來看你。你想個法子使他變白。但最要緊的是叫他應許你開了獄門，預備一隻渡海的船。」

「那是好極了，」博士說。「可是要把黑人變白，倒不是容易的

事。照你的說法，好像只要像染一件衣服一般，實際卻沒有這樣簡單。所謂『豹子不能換斑，黑人不能換皮』你知道嗎？

「對於這些，我不知道。」坡麗納西不耐煩地說。「但你必須使這隻樹狸變白。你想一個方法——好好地想。皮篋裏你還有許多藥劑剩下。假如你給他換了顏色，他什麼事都願意為你出力。這是你出獄的唯一機會。」

「好，我想也許可能的。」博士說。「讓我想——」於是他跑到藥箱邊，好像囁語着什麼，「游離的綠氣擺在動物色素中——或者用適當分量的銻膏——」

那天晚上太子旁波私下跑到牢監裏，對博士說：「白人，我是個

不幸的太子。幾年以前，我去尋在書中讀過的睡美人。走了好多日子，我終於尋到了她，很輕地和她接吻，使她驚醒——照書中教我的話做。她真的醒轉來了。但當她一見我的面孔，她就叫道：「啊，他是黑的！」於是她又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睡覺，不和我結婚。所以我只好充滿了悲哀跑回我父親底王國。現在我聽見你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幻術家，而且有許多有效力的藥品，因此我來求你幫助。假如你能將我變白，使我仍舊可以回去尋睡美人，我將給你一半江山，以及此外無論什麼你所要求的東西。」

「旁波太子，」博士看看藥箱中的瓶子說，「假如我將你的頭髮弄得好看了，那你快樂嗎？」

子。」

「不，」旁波說。「什麼東西都不能使我滿足。我只要做個白太

98

「你知道要換太子底顏色是很難的，」博士說——「這於幻術家最難做。你是不是只要將你的面孔弄白嗎？」

「是的，就是這樣。」旁波說。「因為我要像別的白太子一樣，穿閃爍的甲冑，帶淨鋼的長手套，還要騎匹馬。」

「你的面孔都要白？」博士問。

「是的，都要白，」旁波說——「我還要把眼睛也弄藍，想起來這恐怕更加難了。」

「不差，更加難了，」博士很快的說。「好，我將盡力替你做。但你

要十分忍耐——你要知道有幾種藥品，是很難用得適當的。我定要試兩三次看。你的皮膚是很強健嗎？好。你到這邊有光線的地方來——啊，但在我做無論什麼以前，你第一要先預備一隻備有糧食的船，把我帶到海裏去。無論那個，都不要對他說什麼。等我照你所要求的做完以後，你要讓我和我的動物出獄。請允許吧——以喬里城幾的皇冠爲擔保！」

於是太子允許了，並且就跑到海邊去預備好一隻船。

當他跑回來說事情都已做好後，博士就叫達達拿一隻面盆來，他把許多藥品在面盆裏調和，教旁波把面孔浸進去。

太子彎着腰把面孔浸到耳根爲止。

他維持了一個很長的時間——這樣長，博士起先用一隻腳立起來，一邊再三地讀着藥方，一邊注視着瓶裏的混合物，後來又另換一隻腳。這樣弄得非常的難熬和煩躁，牢監中充滿了一種氣味，好像燒棕色的紙一般。

最後，太子從面盆裏擡起頭來，很利害的洗了一個臉。這些動物都驚叫起來。

因爲太子的臉變得像雪一樣白。從前爛泥色的眼睛，現在也變成雄糾糾的灰色了！

當約翰陶立德借一面小鏡子給他照照自己的面孔時，他快樂得在獄中跳舞起來。但博士叫他不要這樣響；他急急關了藥箱，吩咐

他開獄門。

旁波向博士討這面鏡子，因為喬里城幾國中找不出一面鏡子，而他卻要一天到晚去照他。可是博士說，他要用來剃鬚，所以不能送給他。

太子於是從袋裏拿出一把銅鑰匙將鎖弄開了。博士和他底動物盡力跑到海岸邊。旁波靠在空獄的牆上，在他們後面發笑。他的面孔亮得像月光下的磨過的象牙。

他們到了海邊，坡麗納西和啓啓早已在船旁的岩石上等候他們。

「我有些替旁波憂愁，」博士說。「恐怕我用的這種藥，並沒有

長久的效力。我之所以不願意留下鏡子，就因為他明天早晨醒來，又要像從前一樣的黑了。但或者他能永遠的白下去，也說不定。我以前並沒有用過這種藥物。真的連我自己也奇怪，這回竟有很好的成績。可是我可總算已替他們做了點事情，是不是？教我永遠洗濯皇帝的廚房，我實在不能做。這廚房是這樣的髒！——我在牢監裏可以望見的。——唉，唉！——可憐的旁波！」

「唉！他當然就要知道我們是和他開玩笑。」鸚鵡說。

「他們關我們起來也沒有什麼道理，」達達很憤怒似的搖着尾巴說，「我們從來不曾加害於他們。他仍舊變黑，管他去！我希望他黑得一點沒有光彩。」

「他倒沒有什麼，」博士說。「關我們起來的是他底父親——並不是旁波的過處……我倒很想回去謝罪哩。——啊，好，我到沿村以後，送些糖給他吧。誰知道呢？——他也許以後老是白下去了。」

「即使他把面孔弄白了，睡美人也不會要他，」達達說。「我想他還是從前好看些。無論他的顏色怎樣變換，結果還是醜陋。」

「然而他有副好心腸，」博士說。「自然，他爲人是浪漫的，——但心腸卻還好。總之，漂亮只配漂亮的人。」

「我無論如何不相信，這個可憐的笨伯能夠尋見睡美人。」小狗傑潑說。「大概他所接吻的是睡在蘋果樹下打瞌睡的胖農婦吧。至於那農婦的受污，是不能責備的，因爲她在瞌睡。我想現在他或者——

又要去接吻哩。蠢事！」

於是雙頭馬，白小鼠，獬豸，達達，傑潑和貓頭鷹土土，都和博士一同上船。但啓啓，坡麗納西和鼉龍都剩下，因為非洲是他們固有的家鄉，也是他們的生地。

博士立在船上向四面望了望，才想起沒有人領他們到沼村去。他正在躊躇時，聽見空中有一種輕微的聲音。動物們都停止說話傾聽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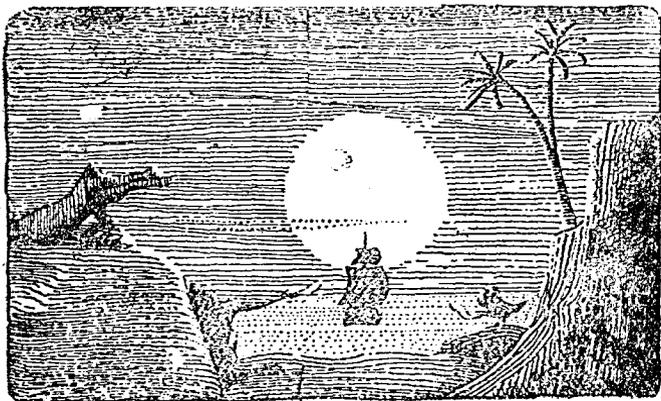
聲音越高越大，看來似乎漸漸在行近他們——正像秋風吹白楊或大雨打屋頂的聲音。

傑潑說，「鳥！——幾萬的鳥在疾飛——這就是聲音的由來！」

於是他們都朝天看。像一羣小螞蟻樣經過月面。他們看見幾千幾千的小鳥。天空立刻遮滿了。但是還有許多飛來。來了這許多的鳥，全個月亮都被遮蓋着不能發光。海上變成黑暗——像黑雲蔽日的樣子。

不久這些鳥都飛下來掠過海面 and 地面；天空又清爽起來，月光仍像從前一樣照耀着。他們仍舊不作一聲。牠們停在沙上，繩上，船上，——無論什麼地方，差不多都是。博士看見牠們有青翼，白胸，和短而有毛的腿。牠們一尋着位子後，立刻寂靜無聲了。

約翰陶立德說道，「我想不到住在非洲這樣長久。我們回家時，將近夏天了。這時剛是燕子歸去的時節。燕子們，我感謝你們等候我



們，使你們苦苦地思念。現在我們不用怕在海中迷路了……拔錨上帆罷。」

當船在水中行動時，剩在岸上的啓啓坡麗納西，鼉龍，都非常不開心，因為他們一生中從來沒有遇到像沼村的陶立德博士這樣的好人。

他們對他一次，二次，三次說再會後，仍舊立在岩石上苦苦地哭，招手招到看不見船身才停止。

### 第十三章 紅帆和青翼

博士的船駛向家鄉，定要經過野蠻國。這條海岸線是沿着大沙漠的。這沙漠是塊只是沙泥的空曠地方，野蠻的海盜都住在這裏。

這一羣海盜，專等船隻到他們的海岸，將船弄沉；每看見一隻船駛過時，他們駕着快船去追捕。當他們在海上捉着一隻船時，搶了船中的東西和人，就把船沉在海中，高唱着得意的歌駛回野蠻國去。於是又叫捉回來的人寫信到家裏或朋友處拿錢來贖。假如不送錢來，他們就將人拋在海中。

有一天太陽很好，博士和達達在船上走來走去練體操；達達忽

然看見海角有一隻船在他們後面駛過來，是掛紅帆的。

「我實在不願意看見這隻船。」達達說。「我想這一定不是一隻好船。恐怕我們還要遇着什麼危難呢？」

睡在陽光下的傑潑夢囈起來。

「我嗅着烤牛肉的氣味，」他喃喃地說——「剛在流着汁水的未烤熟的牛肉。」

「啊啲？」博士驚叫着。「小狗怎麼了？他在夢中嗅東西和說話！」

「我想他是這樣，」達達說。「凡狗在睡覺時也能嗅東西的。」

「但他嗅着什麼了？」博士問。「我們船上不曾烤牛肉。」

「不，」達達說。「烤牛肉一定在那隻船上。」

來。

「那隻船離開有十英里路，」博士說。「他不能嗅得這樣遠！」  
「啊，不錯，他能夠的，」達達說。「你問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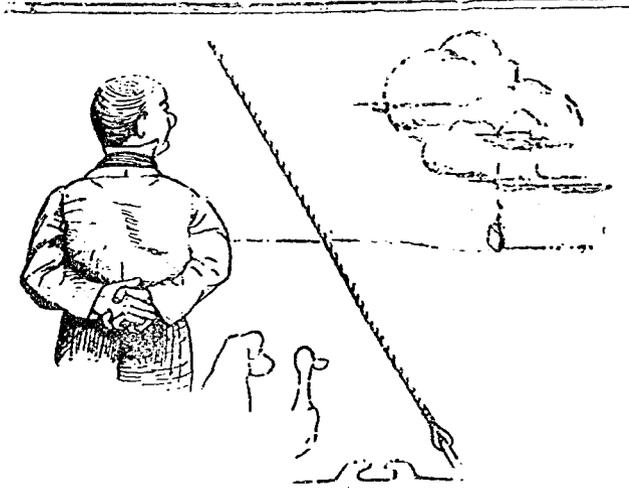
傑潑還是熟睡着，掀開着他底嘴唇露出潔白的牙齒，又狂吠起

「我嗅着壞人——從來不曾嗅着的最壞的壞人。我嗅着騷動。我又嗅着爭鬪——六個匪徒打一個勇士。我來幫他。胡——喔——

胡！」於是他吠得很響，臉上現着一副驚奇的面色把自己叫醒轉來。

「看！達達叫。」那隻船近攏來了。你能數出牠有三張帆——都是紅的。跟我們來的是誰……我實在不知道他們是什麼。」

「他們是壞水手。」傑潑說。「他們的船很快。他們一定是野蠻



國的海盜。」

「好，我們也要多上幾張帆。」博士說。「使船走得快些，可以逃出他們的追趕。傑潑，你跑到下艙將所有的帆都拿給我。」

小狗急急跑到下艙，將他看見的帆都拖了來。

但帆儘管加到桅杆上喫風，總不及海盜的船快——那隻船越來越近了。

「太子給我們的這隻船是不好的。」豬獾辯辯說——「我想這一定是他所有的駛得最慢的船。要想逃出那隻老駁船正像在湯碗中賽跑想得勝一樣。看呀，他們現在多麼近了！——你能看見他們六個人面上的鬍子。我們怎麼辦呢？」

博士叫達達飛去告訴燕子們，海盜的快船將要追到了。他將怎麼辦。

燕子們聽見了，就飛到博士的船上；牠們告訴他快些把繩索分成許多細線，一端繫在船頭，一端繫在燕子們的足上，牠們就拉着船飛去。

一兩隻燕子雖然沒用，但有許許多多就兩樣了。博士的船上繫

了一千條線，每條線用二千隻飛得非常快的燕子來拉。

一會兒，博士看見船駛得這樣快，他要用雙手按住帽子；因爲他覺着船也像在浪花怒濤中飛着。

當船上的動物們看看後面海盜船變大爲小時，他們快樂得在澎湃的空氣中跳舞起來。紅帆就剩落在很遠很遠的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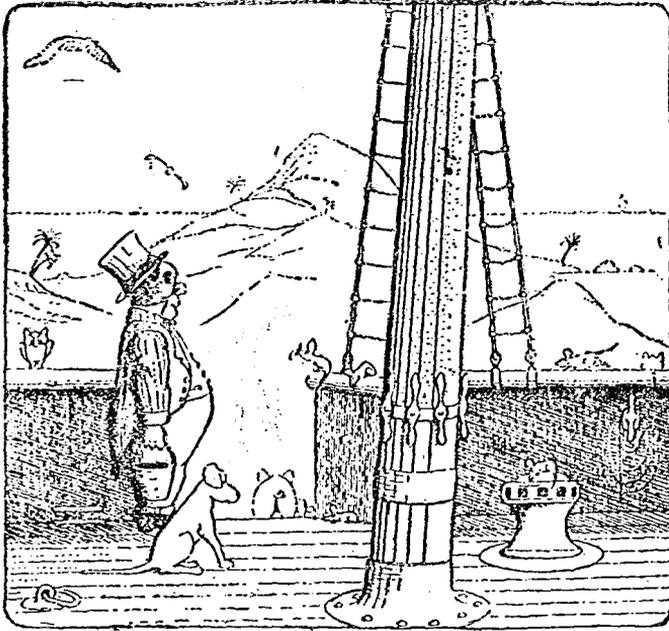
## 第十四章 鼠的警告

海上拖船真是件難事，兩三個鐘頭以後，燕子們就疲乏得喘不轉氣來。於是牠們傳個消息給博士，說是立刻要休息；牠們拖到不遠的一座島上，將船隱在深港裏，等牠們休息了一回再拖。

博士看見島中有美麗的峻削的青山。

當船駛進港灣時，博士就要上陸去尋水——因為船中已沒有可喝的水了。他叫動物們也到草地上去伸伸腿。

他們剛要離船時，博士看見一班老鼠也都從下艙跑上來上陸。傑潑跟在牠們後面追，因為他最喜歡逐老鼠。但博士教他停止。



有一隻大黑鼠對

博士說道：

「博士，你知道什

麼船中都有老鼠嗎？」

博士說，「是的。」

「你知道老鼠常

常離開將沉的船嗎？」

「不錯，」博士說

「曾經有人這樣

說過。

鼠說，「人們以為這是不祥的，常常責罵我們。你能不責我們嗎？其實，假如能夠有機會逃生，那個喜歡住在一隻將沉的船裏呢？」

「那自然啦！」博士說——「那自然。我十分明白……你還要說什麼嗎？」

「是的。」鼠說。「我來告訴你我們就要離開這隻船。但在我們未去以前，我們來警告你。你這隻船是不好的，不能保全的。船邊不堅固。船舷也腐爛。明天晚上以前就要沉到海底去了。」

「你怎樣知道的？」博士問。

「我們常常知道。」鼠答。「我們尾端覺着有些像你腳麻樣的刺激。今天早上六點鐘我在喫早飯的時候尾巴忽然有些麻起來。」

初我以爲又患風溼症，所以我跑去問我姑母覺着怎麼樣——你還記得她嗎？長而多毛的花鼠，上春生黃疸病到沼村來就醫的。她也說，尾巴像什麼東西非常發麻。於是我們知道不到兩天船就要沉了；快些決定主意靠岸就上陸。博士，這是隻壞船。你不要再駛，否則一定要沉的……再會！我們現在要到這個島上去另尋好住處了。」

「再會！」博士說，「很感謝你們來告訴我。你們是非常非常可敬的！我問問你姑母安好。我完全記得她的……傑潑，讓這隻老鼠去！」

於是博士和他的動物就背着水桶和湯罐到島上去汲水。燕子們拿着其餘的東西。

「我不知這座島叫什麼名字。」博士走到山脚邊說。「這裏看來像是一個好地方。那邊鳥爲什麼這樣多！」

「也許是金絲雀島。」達達說。「你會聽見金絲雀叫嗎？」  
博士停下來靜聽。

「啊，真的——當然！」他說。「我爲什麼這樣笨？我想或者牠們能告訴我們那裏有水的。」

俄頃，金絲雀聽見鳥們講起陶立德博士，就飛過來領他到有清涼的泉水處。金絲雀常常到那邊去洗浴的。牠們還指點給他一塊長着茂草的可愛的草原和別的島中的景緻。

牠們來了；雙頭馬更加快樂，因爲牠嗅着鮮草比船中嗅的乾蘋——

果有味得多。辯辯看見一個長滿甘蔗的山谷，快活得叫跳起來。

一會兒，他們都吃飽喝飽，背靠背躺着聽金絲雀唱歌。忽然有兩隻燕子很狼狽，很喫力地疾飛過來。

「博士！」牠們叫。「海盜們也進了港，而且都走上你的船去了。他們在下艙找尋可以搶劫的東西。他們自己的船中已沒有一個人。假如你即刻跑到海邊去，就可上那隻船逃走。但你要趕快。」

「那倒是個好計策，」博士說——「好極！」

於是他立刻叫齊他的動物，和金絲雀們說了再會，急急跑到海岸。

當他們跑到海岸時，看見一隻三個紅帆的海盜船停在岸旁；而

且正照燕子所說的一個人都沒有。這班強盜都在博士的船中找尋可搶的東西。

所以約翰陶立德叫他的動物很輕地爬上海盜船去。

## 第十五章 蠻飛龍

假如豬獠在島上不多吃爛甘蔗，頭不發冷時，各樣事都可以平安過去，現在又遇着這樣：他們拖起了錨，非常小心地駛出海灣，豬獠忽然大叫起來，因此另一隻船上的海盜都跑到艙樓看是什麼響。

他們一看見博士要逃走，立刻將那隻船駛到海灣進口處，使得博士底船不能到海面。

於是壞人的首領（他自稱「蠻飛龍彭阿里」）向博士揚拳大叫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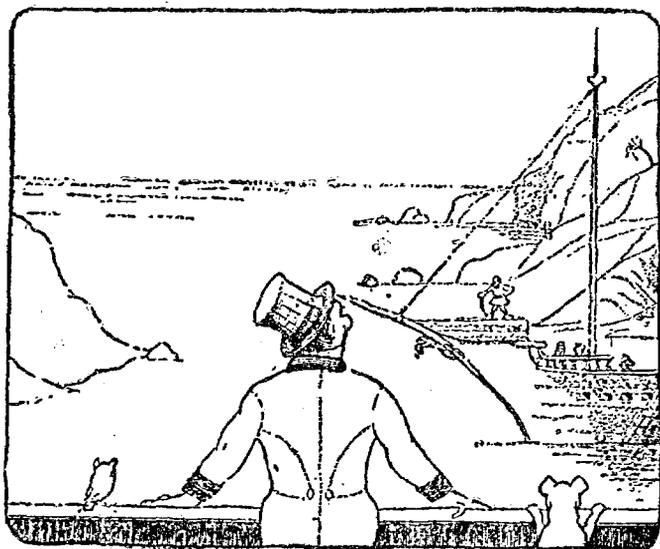
「哈哈！你被捉了！我底好朋友！你想坐了我底船逃走？但我和你

蠻飛龍彭阿里廝打卻差得遠哩。我要你底鴨，也要你底豬。我們今天晚餐就有豬肉片和烤鴨吃。而且在我未曾放你們回家以前，先叫你及你底朋友們送一滿箱的金子來。」

可憐的獬獬哭了；達達真的預備飛去逃命。但貓頭鷹土土對博士輕輕地說：

「博士，和他講話，使他開心。我們底老船將要沉下去了——鼠子們說不到明晚船就要沉到海底——鼠子們是不會錯的。高興些，他們底船自然會沉下去的。和他說話。」

「怎麼，要等到明晚！」博士說——「好，盡我力做……讓我看看——我將和他講什麼？」



「啊，讓他們過來。」傑  
潑說，「我們和這些卑鄙的  
下流打打看。他們只有六個。  
讓他們來。我回家時也可對  
隔壁的看羊狗說，我曾經咬  
殺一個海盜。讓他們來，我們  
和他們打打看。」

「但是他們有手槍有  
劍。」博士說。「不，這樣使不  
得。我要和他講話——噲，彭

阿里——

博士沒說什麼以前，海盜的船已是越划越近了。他們互相嬉笑地說，「那個先去捉豬獠？」

可憐的獠獠嚇得魂靈也沒有了；雙頭馬把角在船桅上磨磨光預備交戰；傑潑在空中跳叫着用狗語罵彭阿里。

一霎時，海盜似乎碰着了什麼不測的事；他們停止叫笑和戲謔，看去好像在發急；一定有事使他們不安。

彭阿里一看脚面，忽然咆哮道：

「天哪——弟兄們，船沉了！」

別個海盜看看旁邊，船真的慢慢地低下去，有一個對彭阿里說：

陸。」

「這隻老船假如真的要沉下去，我們應該可以看見有鼠兒上——傑潑從另一隻船中叫過去：

「你們這些大呆子，還有什麼鼠兒了！他們在兩點鐘以前早就上陸了！還你們一個「哈哈！」我底好朋友們！」

但當然海盜不懂他底話。

船的後梢更快地沉下去——到後來只看見一隻船頭立起來；海盜們拉帆，拉桅，拉繩，拉無論什麼東西以免漂去。海水從窗門中潑進去。到最後，轟然一聲，船身一直沉到海底，六個壞人就浸在深水的海灣中，一個個吹着水泡。

有幾個開始游向岸去，別的要爬爬到博士底船上，傑潑過去抓他們底鼻子，使他們不敢爬到船邊來。

於是他們忽然大叫起來：

「沙魚！沙魚來了！牠們要喫我們；我們爬上船去！救命呀！救命呀！沙魚啦！沙魚啦！」

博士看見一羣大魚從水中疾游過來。

一條大沙魚游到船邊，探出鼻子對博士說：

「你是有名的獸醫約翰陶立德嗎？」

「不錯，」博士說。「那就是我底名字。」

「好，」沙魚說。「我們知道這羣海盜是壞東西——尤其是彭」

阿里。倘若他們要擾亂你，我們可以喫掉他們——使你再沒有患難。」

「多謝你，」博士說。「這倒要留意的。我想喫他們倒也不必。讓他們游泳，不要使他們上岸，你允許嗎？並且叫彭阿里游到這裏來，我有話對他講。」

沙魚就把彭阿里趕了來。

「彭阿里，你聽。」博士靠在一邊說。「你以前曾做極壞的壞人；我還知道你殺過許多人。這些好沙魚正要爲我喫掉你們——海中沒有你們倒也好。但是假如你允許照我吩咐的做，我可使你保全性命。」

「我該做什麼？」海盜看看下面嗅他大腿的沙魚問。

「你不要再殺人，」博士說，「停止搶劫，不許再沉船，放棄做海盜的職業。」

「但是那教我怎樣呢？」彭阿里問。「我怎樣生活呢？」

「你和你底人們要到這島上去做養鳥種的農人，」博士答。「你要去爲金絲雀養鳥種。」

蠻飛龍怒得面孔慘白。「養鳥種！」他反辯。「我不能做一個水手嗎？」

「不，」博士說。「你不能，你做水手已經夠了——你把堅固的船和好人送到海底。此後你須做和平的農夫。沙魚正等着，不要費他——」

底工夫，快些決定主意。」

「天哪！」彭阿里怨謗着。「鳥種！」於是低下頭去看見大魚嗅他另一隻腿。

「好好！」他不高興地說。「讓我們去做農夫罷。」

「記住。」博士說。「假如你不保守你底允諾——再要殺人搶劫，我會聽見的，因為金絲雀會來告訴我。雖然我駛船不能像你這樣好，但我有鳥，有獸，有魚來幫助我，不怕你叫「蠻飛龍」的海盜頭。現在就去做個安分的好農夫罷。」

於是博士向大沙魚舉手說，「好，就是這樣罷，讓他平平安安游到岸上去。」

## 第十六章 貓頭鷹的聽覺

謝了沙魚以後，博士和他底愛物再乘三紅帆的快船，啓程回家。船到海面，動物們就下艙看新船中有什麼東西；博士口中含着煙管，靠在船後欄杆上，看金絲雀島慢慢地沒入蒼煙叢裏。

他立在那邊想：猴子們現在不知怎樣——到沼村時他底花園又不知怎樣，達達帶着笑容蹣跚地跑上艙面來。

「博士！」他叫道。「這海盜船是特別的美好——真是無限地美好。下艙的眠床是用蓮馨花絲做的，牀裏放了許多的枕頭和被褥；地上有厚而且軟的地毯；盆子都是銀的；還有許多喫喝的東西——

都是特別的。至於廚房——哈，真像一爿菜館。我從來不曾看見過這些東西——你想——這些人有五種不同的沙丁魚！你來看啊……啊，在那邊下面我們還尋着一間鎖着的房間；我們都發狂似的想進去看。傑潑說這一定是海盜底寶庫。但我們都不能弄開那扇門。下來，你或者可以使我們進去。」

博士於是走到下艙，果然看見是隻美好的船。他看到動物們聚在門邊，同時在猜裏面是什麼東西。博士扭扭把手，可是也開不開來。於是他們都去尋鑰匙。看看蓆下；看看地毯下；看看碗櫥和餐室中大箱子裏的抽屜；什麼地方都看到。

他們這樣的尋，發現了海盜從別隻船上搶來的許多新奇的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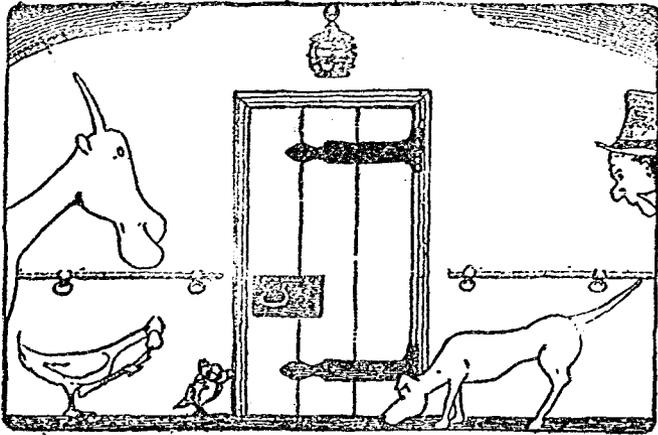
西金花繡邊，像蛛網樣輕的，加虛默人的披肩；從迦美加來的許多盒好煙草；雕花象牙盒裝的俄國茶；一隻背面有畫的斷絃的老提琴；珊瑚和琥珀刻出一盤大棋子；裏面藏着一把寶劍的手杖；六隻銀邊的酒杯；和一隻蚌殼做的糖碗。但他們全船尋不到一把鑰匙可以配得上房門的鎖。

所以他們都跑回門邊，傑潑還從鑰匙洞中窺進去。可是裏面牆上似乎有東西遮住看不見什麼。

他們圍立間正在想怎樣辦，貓頭鷹土土忽然說道：

「嘻——聽——我相信裏面定有人！」

他們都靜止了一回。於是博士說：



「土土，你一定弄錯了。我沒有聽見什麼。」

「我相信是真的。」貓頭鷹說。

「嘻！——又有了——你沒有聽見嗎？」

「不，我沒有聽見。」博士說。「這是一種什麼聲音？」

「我聽見有人將手插到他底袋裏。」貓頭鷹說。

「但這不至於發出聲音。」博

士說。「你在這裏不能聽出來。」

「寬恕我，我能夠的。」土土說。「我告訴有人在別一邊門旁伸手到他底袋裏。只要你底耳朵夠尖聽，什麼動作都是發聲的。但我們貓頭鷹只用一隻耳朵，就可告訴你一隻小貓在黑暗中霎眼睛。」

「好好！」博士說。「你使我驚奇。這是很有趣的……再聽，告訴我他在做什麼。」

「我還不能十分確定這是不是一個男子。」土土說。「也許是個女人舉起我，讓我到鑰匙洞口來聽，我就可以立刻告訴你。」

於是博士將貓頭鷹舉起使他近門門。

一回兒土土說道：

「現在他用左手擦着他底面孔。這是一隻小手和一個小面。或者是個女人——不。他把頭髮從前額推向後面——這是個男子，不  
錯的。」

「女人有時也這樣做，」博士說。

「真的，」土土說，「但她們這樣做時，長頭髮所發的聲音是兩樣的……嘻！這隻煩躁的豬獾靜下來。你們都停一下呼吸，使我容易聽些。我現在很難聽——討厭的門如此厚！嘻！個個都靜下來——閉上眼睛不要呼吸。」

土土俯下去又聽得非常長久。

最後他注視博士底面孔說：

「那邊的人很不快活，他在暗泣。但他極力節制着不使他號出聲來，否則我們可以聽出他底哭聲。我很清楚聽見一粒淚珠流到他底衣袖上。」

「你怎樣知道這不是從天花板上落到他身上的水滴呢？」辯問。

「嗤——這樣笨！」土土嗤着。「天花板上落下的水滴要有十倍重的聲音呢！」

「好，」博士說。「假如這個可憐的東西不快樂，我們可以進去看他爲着什麼事。尋一把斧頭給我，讓我把門劈下來。」

## 第十七章 海上包打聽

一把斧頭立刻尋到了。博士將門劈成一個洞。

起先不能看見什麼，裏邊這樣黑。他擦了一根火柴。

房間是很小，沒有窗，天花板極低，器具只有一條櫈。房間四面都是靠着牆壁的大桶，擺在底下，使船搖動時不會滾；木桶上邊的釘子上，掛着各種大小的洋鐵瓶，有很强的酒味衝出來。地板中央坐着一個八歲樣子的小孩，苦苦地哭泣。

「我敢斷言，這是海盜們底藏酒間，」傑潑輕吹着。

「是的，真是酒！」辯辯說。「這種氣味使我頭暈。」

小孩看見一個人立在前面，許多動物從破洞中探進頭來，似乎有些驚懼。但他從火柴光中看見了約翰陶立德底面孔，就立起來停住哭聲。

「你是不是——一個海盜？」他問。

博士搖頭大笑。小孩也微笑，而且走來牽住他的手。

「你笑起來像是一位朋友，」他說——「不像是一個海盜。你能告訴我的姑丈在那裏麼？」

「我不能夠，」博士說。「你最近在什麼時候看見他的？」

「在前天，」孩子說，「我和我底姑丈駕着小船出來捉魚時，就被海盜所捉。他們沉下我們的漁船，帶我們到這隻船上。他們要叫我——」

的姑丈也合夥做海盜——爲的是他無論什麼天氣對於駕船都很精熟。但他說他不願意，因爲殺人劫物，不是一個好漁夫幹的事。於是首領彭阿里咬牙切齒地發怒說，假如他不照他們所說的做，他們將拋他到海中。他們把我送到下艙，上面爭鬪我是聽見的。第二天他們再讓我上來時，我的姑丈已不見了。我問海盜他在什麼地方，但他們不告訴我。我非常怕他們將他拋到海中溺死。」

孩子哭了。

「好，現在——等一息，」博士說。「不要哭。讓我們到餐室喝喝茶，慢慢地討論。或者你底姑丈依舊是很平安的。你並沒有知道他確已溺死了。也許我們還能給你找到哩。我們先去喝些莓醬茶，然後再

想辦法。」

動物們都懷着好奇心，立在四圍傾聽。當他們都到餐室喝茶時，達達跑到博士底椅後輕輕地對他說。

「問問鯨魚看，孩子底姑丈溺死了沒有——牠們一定知道。」

「對啊！」博士拿着一塊果醬麵包說。

「你底舌頭做這些可笑的呷啞聲作甚麼？」孩子問。

「啊，我正在說一句鴨語。」博士答。「這是達達——是我底愛物之一。」

「我從來不知道鴨也有言語的，」孩子說。「這裏別的動物也都是你底愛物嗎？這隻雙頭的怪物是什麼？」

「嘻」博士低語道，「這是雙頭馬。不要讓牠聽見我們在講牠——牠是怪煩悶呢……告訴我，你怎樣會關在這裏的？」

「海盜們又去劫另一隻船時，就把我關在那邊。當我聽見有人在劈門，我不知道這是誰，我看見了是你，很是開心。你想，你可以把我底姑丈尋來嗎？」

「好，我們且試試看，」博士說。「你底姑丈相貌怎樣的？」

「他有紅頭髮，」孩子答——「很紅的紅頭髮，臂上烙着鐵錨圖。他是一個強壯的人，一個仁愛的姑丈和南大西洋中的好水手。他底漁船叫做『颶進』——一隻無帆的單桅船。」

「什麼叫做『旦會漩』？辯辯向傑潑耳語。」

「嘻——那是這人所有的一種船。」傑潑說。「不好靜些嗎？」  
「啊」猪說。「是這樣？我以為是可喝的東西。」  
博士撇下孩子和動物們在餐室內遊戲，跑到艙面去看有鯨魚經過沒有。

不久有一羣東西在水中跳舞着到巴西去。

當牠們看見博士靠在船欄上，牠們就過來看他。

博士問他們有沒有看見一個紅頭髮的臂上烙着鐵錨的人。

「你不是說『颯進』船的主人？」鯨魚問。

「不錯，」博士說。「就是那個人。他沒有溺死嗎？」

「他底漁船沉下了。」鯨魚說——「因為我們看見這船躺在——」

海底。但我們去看，裏面並沒有人。」

「他底小姪子在我底船裏，他很擔心海盜把他底姑丈拋到海中。你們能不能探聽明白，他到底有沒有溺死？」

「啊，他不會溺死。」鯨魚說。「假如他果真溺死了，我們可以從深海的烏鰂方面得到消息。鹹水中的消息我們都能聽見的。介類叫我們是『海上包打聽』。請你告訴孩子，我們很抱歉，不能知道他底姑丈在那裏；但是我們敢決定他不會溺死。」

博士就跑到下艙，告訴孩子，他正在快樂得拍手。雙頭馬把小孩擺在自己背上，在室中繞行一周；別的動物跟在後面用調羹敲着盆蓋，模仿是一次大閱兵。

## 第十八章 嗅味

「你底姑丈一定可以尋見。」博士說。「我們知道他並沒有被拋到海中。」

達達又跑來對他輕輕地說道：

「叫老鷹去尋。沒有一種生物能比他看得更清楚。他們就是高飛在空中，也能數得清地上的螞蟻。叫鷹去。」

博士就遣燕子去叫鷹。

將近一小時，燕子就帶着六種不同的鷹回來：黑鷹，禿鷹，魚鷹，金鷹，狗頭鷹和一隻白尾的海鷹。每隻都有二個孩子樣高。他們立在船

欄上，正像一隊嚴肅，靜穆，結實的圓肩的兵士；他們底大而發光的眼晴，向各處射出突發的光輝。

獬豸怕他們，躲在桶後面。他說這些可怕的眼睛，好像正在看透他曾經偷過什麼東西來當點心似的。

博士對老鷹們說：

「一個人不見了——一個紅頭髮臂上烙着鐵錨的漁夫。你們能仁慈地爲我們去尋找嗎？這個孩子就是他的姪子。」

老鷹們不會多說話。他們底破聲回答是：

「你可相信，我們將爲約翰陶立德盡力。」

牠們飛去了——獬豸從桶後出來看。牠們飛上去，上去，上去，

——越飛越高了，等到博士只剛要看不見牠們時，牠們就向各方飛去——東南西北，好像空曠中幾點移動的黑點。

「我底天哪！」辯辯輕聲說，「多麼高啊！牠們這樣地飛近太陽，我奇怪牠們底翅膀倒不灼焦呢！」

他們去了很久，回來時幾乎在夜間了。

老鷹們對博士說：

「這半個地球上各國，各島，各城，各村我們都尋過了，但是我們找不到他。在直布羅陀的大街上，我們見三根紅頭髮，在一昇理髮店門前的車輪上，但那不是人髮，那是毛大衣上掉下來的。陸上和水上我們都不能尋到他的影蹤。假如我們不能看見他，他一定不見了——」

……爲了約翰陶立德，我們已盡力了。」

於是六隻大鳥拍着大翼飛回他們山上的家。

「喂，」辯辯在他們走後說。「我們現在將怎樣辦呢？我們一定要尋着孩子底姑丈——對於這事沒有二條路。孩子自己環繞地球去訪問還不夠大。孩子們老不像小鴨子——他們要人當心到十分長足……要是啓啓在這裏就好了。他能立刻尋見那個人。好的老啓啓！他現在不知怎樣了！」

「倘使坡麗納西和我們同在，」小白鼠說。「她能想幾個方法。你還記得她使我們第二次出獄嗎？啊，我底天，只有她是聰明的！」

「我以爲老鷹們沒有什麼意思。」傑潑說。「他們只會自傲。他

們或者有很好的眼光；但當你叫他們尋人，他們不能做——卻有面目回來說沒有人能做，正像沼村的看守狗力一樣的自傲。我也覺得這些好空談的老鯨魚靠不住。他們所能告訴我們的，只是說那人不在海中。我們不要知道他不在那裏。我們要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啊，不要多說大話。」辯辯說。「講講是容易的，但要你走遍地球去尋是難的。或者因爲想念孩子，漁夫底頭髮變白了；這樣老鷹就尋不見他。你不知道什麼東西，你只能說說。你不能做什麼助人的事情。你比老鷹好不了多少，你也不能夠尋着孩子底姑丈——恐怕你連像他們一樣都不能夠哩。」

「我不能嗎？」狗說，「你知道的不過是這些，你這塊蠢的醜豬」



「肉！我有沒有試驗過？你等着看我吧！」

於是狗到博士面前說道：

「請你去問問那孩子，他袋裏有沒有他底姑丈的東西？」

博士就去問他。孩子給他們看一隻他帶的金戒指，因為太大，用線掛在他底頸上。他說這是當海盜來時，他底姑丈給他的。

傑潑嗅嗅戒指說，

「那不好。問他還有什麼屬於他底姑丈的東西。」

於是孩子又拿出一方大紅手帕說，「這也是我底姑丈的。」

孩子一拉出，狗就叫道：

「啊，鼻煙，——黑色的粗鼻煙。你們嗅得出嗎？他底姑丈吸鼻煙的——問他，博士。」

博士又問孩子。他說，「我底姑丈帶着許多鼻煙。」

「很好，」狗說。「那個人是不難找到的。這事像向櫥中偷牛奶一樣容易。請你告訴這孩子，不到一星期，我就能尋着他底姑丈。讓我們跑到艙面看看風吹的是什麼方向。」

「但是現在天已黑了，」博士說。「黑暗中你不能尋見他。」

「我不必用光來找一個吸黑色粗鼻煙的人，」傑潑一邊跑上扶梯去，一邊說。「倘使這個人有難聞的氣息，像絲線——或是熱水之類，那就難找了。但是鼻煙氣——咻，咻！」

「熱水也有氣味嗎？」博士問。

「當然有的，」傑潑說。「熱水氣味和冷水很不同。至於溫水或冰，倒真的有些難聞了。有一次，我在黑夜裏追縱一個人走十英里路，嗅着他剃鬚鬚用的熱水——因為這個窮朋友沒有肥皂……現在我們來看風吹的方向罷。長距離的嗅，風是很要緊的。風不要吹得太猛烈——並且要吹得順向。一陣好的，靜的，溫的微風最好……哈！這陣風是北方來的。」

狗跑到船頭去嗅風；自己不覺喁喁起來，

「呔，西班牙葱；黑煤油；溼的雨衣；壓碎的桂花葉；燒着的橡皮；洗着的花邊門簾——不，我說錯了，掛着曬太陽的花邊門簾；還有幾百隻狐狸；還有小獅子；還有——」

「在一陣風裏，你真的能嗅得出這許多不同的東西嗎？」博士問。

「當然啦，」傑潑說。「這不過幾件氣味強烈的容易嗅的東西。無論那隻狗，只要頭腦冷靜些，都能嗅得出這些。現在你們等着罷，我將告訴你們這陣風帶來的幾件較難嗅的氣味——幾件精緻的東西。」

於是狗緊閉眼睛，在空中掀起鼻子，半開着嘴極力地聞嗅。  
他好久不說話。他像石頭一樣地木立不動。他幾乎像不在呼吸。  
最後，他說出像從夢中發出唱歌似的聲音。

「磚頭，」他很低地說。「砌在園牆上有好多年的舊黃磚；擺在桃木做的櫃子抽屜裏的黑羊皮手套；楓樹下一條髒路上的馬槽；腐葉中抽出的香菌；以及——以及——以及——」

「有防風根沒有？」辯辯問。

「不，」傑潑說。「你老是想東西嗅。沒有防風根。沒有鼻煙——許多煙管和香煙，還有幾枝雪茄。但沒有鼻煙。我們只好等風吹向南面去。」

「是的，這是一陣不好的風，」辯辯說，「傑，傑，我想你是在說鬼話。我從來不曾聽見過，在海洋中間聞氣味就可尋見一個人！我說你是不能做的。」

「留心，」傑，傑真的發起怒來說。「你要吃耳光哩。你不要妄想，以為博士不讓我們給你應得的責罰，你就可老起面皮來的。」

「不要吵，」博士說——「停！我們沒有空功夫。傑，傑，你告訴我這些氣味從什麼地方來的？」

「大概從台房和威爾斯來的。」傑，傑說——「風是從那邊來的。」

「好，好！」博士說。「你所知道的真是十分奇怪——十分奇怪。」

我定要記錄一些下來寫在我底新書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訓練我也能嗅得像你這樣……但是——我大概是學不好的。『知足勝佳宴，』人們說。我們下去吃晚飯罷。我已很餓了。』

「我也很餓了，」辯辯說。

## 第十九章 岩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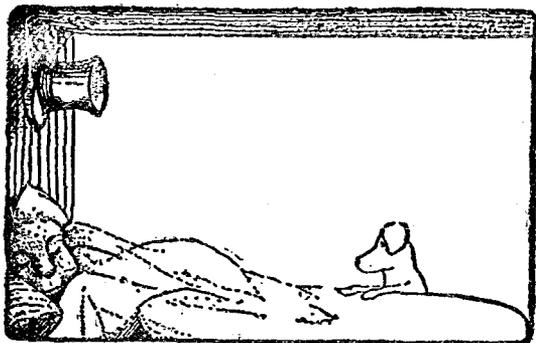
第二天他們一早從床上起來，看見陽光很亮，風從南面吹來。傑潑嗅了半點鐘。於是他搖搖頭跑到博士那裏。

「我還不曾嗅着鼻煙氣，」他說。「我們要等東風來。」

但是這天下午三點鐘時，東風來了，狗卻依舊嗅不着鼻煙。

小孩子恐怕是失望了，又哭起來，說是沒有人能爲他尋着他底姑丈。但在這時，傑潑對博士說：

「告訴孩子等西風來，就是他姑丈在中國，我也要尋見他——只要他仍舊吸鼻煙。」



西風來時他們已等了三天。這是星期五的早晨，早得正在天亮時。一陣好雨露落在海面好像薄霧一樣。風是輕柔溫溫的。

傑潑一醒來就跑到艙面將鼻子翹在空中，然後他又興奮地奔下來催醒博士。

「博士！他叫。我已嗅着了！博士！博士！醒來聽！我已嗅着了！西面吹來的風除出鼻煙沒有別樣了。到艙面來，快些開船出發。」

博士跳下床來，走到舵旁轉船。

「現在我要到船頭上，」傑潑說。「你留心我底鼻子——我指向那邊，你就轉到那邊。氣味很近，這人是不会很遠的。風是可愛而潮溼。現在你留心我。」

這一個早上，傑潑立在船頭嗅風，指點博士轉舵。動物們和孩子張着眼睛立在四周，注視着狗在出神。

將到中飯時，傑潑叫達達去告訴博士，他已疲倦了，而且要和他講話。達達跑到船的別一頭叫博士來，傑潑就對他說道：

「孩子底姑丈肚餓了。我們要將船加足速度。」

「你怎樣知道他肚餓了？」博士問。

「因爲西風中只有鼻煙氣可以嗅到，」傑潑說。「假如他在烹飪或吃什麼東西，我一定也能嗅得出來。但他連清水也沒有喝，他只有大撮地拿鼻煙來嗅。我們這時離他已近，因爲氣味越來越強了。快將船開快些，因爲我決定他是肚餓了。」

「好的，」博士說後，叫鴨要燕子來拖船，正像他們被海盜追趕時一樣。

勇敢的小鳥們飛下來，又預備好來拖船。

現在，船在浪中行駛得極快，就是海中的魚兒都要跳走逃生，因爲恐怕被船身所撞。

動物們都十分地興奮；他們不去看傑潑，都跑到船頭望海，看有

沒有這個餓人所在的陸地或島嶼可以發現。

一點鐘一點鐘過去，船仍是在平靜的海面上飛奔過去；然而望不見陸地。

動物們不再饒舌，都靜坐在四周。小孩子又悲傷起來。傑潑面上也好像有些煩悶的好樣子。

最後，在午後太陽下山時，立在桅頂的貓頭鷹土土朝下說：

「傑潑！傑潑！我看見有塊很大很大的岩石，在我們底前面——看啊——水天相接處，太陽像金子樣地照在上面。氣味就是從那邊來的嗎？」

傑潑回叫道：

「不差。那人確在那邊。好了——好了！」

他們駛得更近時，看見有像田樣的一塊大岩石。岩石上沒有一些草木，光得和烏龜背一樣。

博士將船沿岩石駛去，但是沒有看見一個人。動物們盡力掙開眼睛看，約翰陶立德還從下艙拿起一副望遠鏡來。

可是他們偵察不出一個生物來——連一隻海鷗，一條星魚，一根海草都沒有。

他們都豎起耳朵靜靜地傾聽，卻只聽見微浪輕輕擊船邊的聲音。他們叫起「喂！喂！喂！」來，一直叫到力竭聲嘶，但是從岩石打轉來的只有一些回聲罷了。

孩子爆出淚珠來說道：

「我恐怕從此不能再見我底姑丈了！我回家時怎樣回答他們呢！」

但傑潑對博士說：

「他一定在那邊——一定的——一定的！氣味離這裏不遠了。我罰咒，他一定在那邊。將船靠近岩石些，讓我跳上去。」

博士於是將船靠得很近，拋下了錨。他和傑潑就從船中跳到了岩石上。

傑潑把鼻子垂近地面，向各處亂跑。他時上時下，時前時後——曲折，顛倒，彎轉，旋回。他無論到什麼地方，博士總跟在後邊——直等

到他喘不轉氣來。

最後傑潑吠了一聲坐下來。博士跑過去時，發現狗望着岩石中央的一個深大的洞。

「孩子底姑丈就在那邊下面，」傑潑安靜地說。「無怪乎蠢鷹不能看見他！——尋人還是要靠狗。」

於是博士走下洞去。這個洞好像一個岩窟或墜道，在地下要跑一段長路。他擦着一根火柴，使得傑潑可以跟着他，依了暗路走。

火柴熄了；只好再擦一根，再擦一根，再擦一根。

最後走到路的盡頭，博士發現他在一間石壁的小室內。室中正熟睡着一個以手支頤的紅髮人。

傑潑在他身旁的地上不知嗅什麼東西。博士立定了把那東西拾起來，正是一隻極大的鼻煙盒。其中還充滿着黑鼻煙。

## 第二十章 漁夫底市鎮

博士輕輕地叫醒這個人。

正在這時火柴又熄了。這人以爲彭阿里回來了，黑暗中打起博士來。

當約翰陶立德告訴他來的是那個，而且說他底小姪子很平安在他底船上。他快活得不可形容；而且對博士非常抱歉，爲的是打了他。但他並沒有傷得十分利害——因爲在黑暗中打不準。他還給博士嗅一嗅鼻煙。

於是這人就說蠻飛龍見他不肯做海盜，就棄置他在岩石上；又

因岩石上沒有房屋，可以保持溫暖，所以他常常睡在這山洞中。

然後他又說，「我有四天沒有吃喝。我只靠着嗅鼻煙過活。」

「你果然在這裏！」傑潑說。「我方才怎樣說？」

於是他們多擦了幾根火柴，跑出甬道，重見天日；博士急急領他到船上去喝湯。

動物們和孩子看見博士和傑潑帶着一個紅髮的人來時，都在船上歡躍起來。幾千幾百萬的燕子也在空中吱吱唧唧地叫起來，表示孩子底勇敢的姑丈已經尋着的快樂。他們的聲音叫得這樣響，遠海的水手們聽見了還以為是風暴。「聽狂風在東方怒吼！」他們說。

傑潑自己非常的驕傲——雖然他極力鎮靜，使人看得他很不

自滿。達達走過去對他說，「傑潑，我想不到你是這樣的聰明！」他搖頭答道：

「啊，那沒有什麼特別。但你要知道尋人是靠狗的，鳥類對於這種事情不會幹。」於是博士就問紅髮漁夫家在那裏，當他告訴他時，博士就叫燕子先來領船。

他們到這人所說的地方，看見岩石崢嶸的山腳下有個漁鎮；這人就指出他所住的房子。

他們放下錨，小孩底母親（是這人底姊姊）帶哭帶笑地跑下海岸來會他們。她時常在小山上，注視着海面，等他們回來，已有二十天了。



她和博士接吻許多次使他羞得像女學生樣地躉笑着。她又想和傑潑接吻，但他逃去匿在船艙裏。

「這種接吻實在是討厭的事情，」他說。「我不要。她若定要接吻時，去和辯辯接吻好了。」

漁夫和他底姊姊不讓博士即刻回去。他們要求他同他們盤桓幾天。因此博士和動物們就在他們底家中住了整個星期六、星期日和半個星期一。

漁村中的小孩子們都跑下海岸來，指着那隻拋錨的大船，互相耳語道：

「看啊！那是一隻海盜船——彭阿里底——七海中最可怕的海盜。那個住在曲蘭賢夫人底家裏，戴高帽子的老先生，曾經從蠻飛龍手中把船奪過來——而且使他做個農夫。誰會想到他有這樣的和藹呢……看那大紅帆啊！那不是最可怕的最快的海盜船嗎？我底天哪！」在這兩天半中，博士住在小漁鎮上忙着應酬，人家請他去喫茶，喫中飯，喫晚飯，開會；女人們送他一盒盒的花和糖；村音樂隊每夜在他窗下奏樂。

最後博士說：

「好朋友，我現在要回家了。你們待我極親愛，我將常常紀念你們。但是現在我必須回家——因為我還有要事。」

博士將要離開時，村長和一羣百姓同上街來，村長站在博士住的房子外；村中每一個人都圍攏來看熱鬧。

六個童子吹着耀目的洋號，百姓們就都靜了下來。博士一走下階沿，村長就對他說：

「約翰陶立德博士！我很愉快地把一些小禮物從我們市鎮中受惠的百姓，送給除蠻飛龍的人。」

村長從袋裏摸出一隻錦盒，打開來，一隻背面嵌真金鋼鑽的表遞給博士。

村長從袋中又拉出一個較大的盒子說：

「狗在那裏？」

個個人都去尋傑潑。後來達達尋見他在村末的一個廐場上，許多鄉下狗都默默地立在他底四周稱贊他，尊敬他。

當傑潑被帶到博士身邊時，村長掀開盒子的蓋，裏面放着一條純金做的狗項圈！村長俯下去親手將牠帶在狗頭上，村夫們都發出驚異的聲音。

因爲項圈上寫的大字是，「傑潑——世上最聰明的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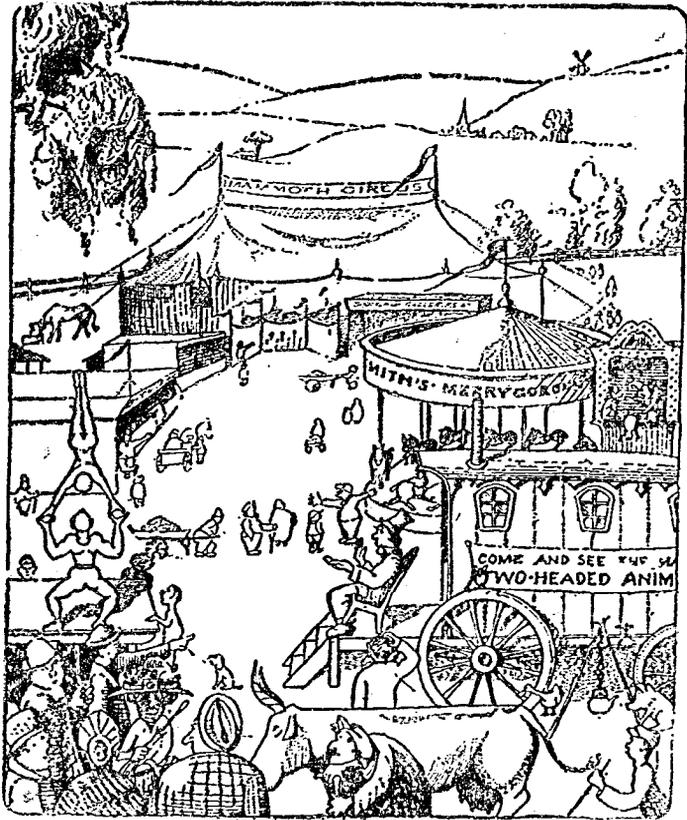
大衆就到海岸送行。紅髮漁夫同他姊姊和小孩，再三感謝博士和狗以後，紅帆的大船就在村音樂隊的歌聲繚繞中，又向沼村進發。

## 第二十一章 回家

三月的風，來過又去了；四月的雨也落過了；五月的芽都開花了。六月的太陽照在豐腴的田地時，約翰陶立德最後回到他自己底國家。

但他並不即刻回到沼村的家裏。他先旅行，沿路把雙頭馬擺在一架車裏，停在所有的市場上展覽。他們的一邊是走繩索者，一邊是演馬戲者，他們排着一塊牌子，上面寫道：「來看新從非洲林中帶來的雙頭奇獸。六個辨士看一次。」

雙頭馬就在車中住着，而別的動物都躺在車下，博士坐在車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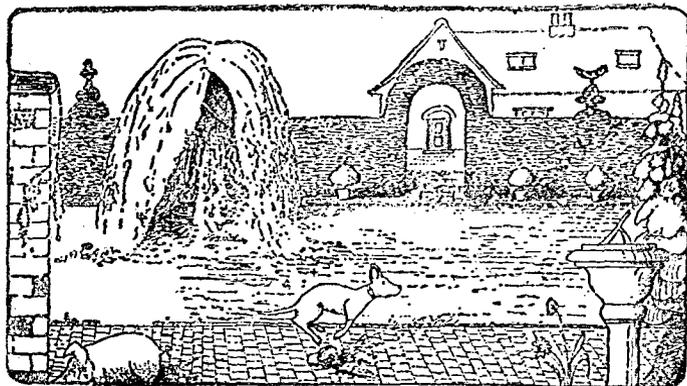


的一張椅子上收每人六辨士的展覽費；達達卻怨他，因為他在他不留意時，讓孩子們不收費進去看。

動物園主管和馬戲班長，都想向博士用很多的錢來買這怪物。但博士總是搖頭說：

「不。雙頭馬不能關在一所籠內，他要像你我一樣地自由。」

在流浪的生涯中，他們碰着許多奇怪的情形；但他們在外國已見過了許多，因此也就似乎覺着平常了。起先做這種馬戲的事業，倒似乎有趣，幾星期以後，他們都疲倦了，博士和其餘的動物都想回家。但是人還是一羣羣的到小車來，付六辨士進去看雙頭馬，因為博士不久就要回去了。



蜀葵開花後的一個好日子，他就變成一個富人回到沼村，住在大花園的小屋裏。

馬廄裏的老跛馬看見了他很快活；屋簷下已做窠而且有乳燕的燕子，也是這樣。達達呢？回到了熟識的家，自然也一樣地快活。——雖然那時屋中已積下許多灰塵，各處都是蛛網了。

傑潑跑去給隔壁一個自傲的看羊狗，看他底金項圈後，回來發狂似的

向園中跑，視察很久以前所埋的骨頭，趕出器具蓋下的老鼠；而玃玃卻把園牆角裏長了三英尺高的苦蘿蔔全都掘起。

博士去看借船給他的水手，買二隻新船賠他，還有一個橡皮圈，團給他底孩子；又付錢給雜貨商，他就是借給他到非洲去路上的食物的。博士再買一隻鋼琴，將小白鼠仍舊擺在那邊——因為他們說這桌子的抽屜是透風的。

博士將衣櫥上的錢箱裝滿，仍舊還有錢剩下；只能再弄三隻一樣大的錢箱，將其餘的都裝進去。

「錢，」他說。「是個可怕的害物，但是有了可以不用憂愁了。」  
「不差，」達達拿起蛋糕和茶說。「這倒是真的。」

在嚴冬又來，雪花飛到廚窗時，博士和他底動物喫過晚飯坐在溫暖的火爐邊，博士讀他底書給他們聽。

但在遙遠的非洲，明月下棲在棕欄上的猴子們定會互相說：

「我不知道在白人地方的那個好人，現在怎樣了！你知道他還會再來嗎？」

坡麗納西會從籐中叫出來說：

「我想他會來——我猜他會來——我希望他會來！」

鼉龍也將從黑泥的河中跳出來作豬聲道：

「我決定他會來的——你們去睡罷！」

陶孟德博士

民國三十三年中月初版

有著作權

不許翻印

每冊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于楷生	夫學海	羅蔣桂	著者	著者	原譯發行
路匯老百東海上					
司公刷印成美			著者		刷印
路德華熙東海上					

分售處

廣州北平濟南漢口

開明書店分店

總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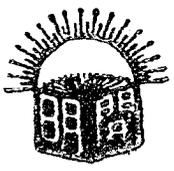
上海四馬路

開明書店總店

(5556)

77-57  
(07115)

10/13/1



8.45